# 潘金莲之天蟾血

1 、卖身卖身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算是一个富足的大县。但这天下不公平的事就

是多，任你这地方多富，可穷人总是占多数，所以说一个地方富不富，不是比穷人的多少，而是比富人的多少，哪

里穷人都差不多。

在清河县就有一个穷到家、倒霉到家的人家。在靠近县城的陈山村有一潘姓人家，户主潘老实，生了五个儿女，

前面四个不是病死，就是饥死，但第五个女儿金莲却自生下来后没病没痛，身体也长得快，才十三岁的人就已是婷

婷玉立，虽面黄饥瘦，但仍难掩其俏丽的面容，阿娜的身姿，走到外面总能招来一双双艳羨的眼光。

但也许应了一句话红颜薄命，没等她长成人，就接连遇到打击，十三这年她的娘就过世了，小小年纪的她开始

照理家务，给父亲煮饭洗衣缝衣补鞋，俨然一个懂事的家庭主妇，把一个家料理得有条有理的，左邻右舍都夸她，

真是个巧手姑娘，谁家的男孩有幸娶了她，不得了，不得了。

但屋漏偏逢下雨，没过两年安稳日子，潘老实就得了一种病，整天咳嗽不止，看了好多医生，看病看出一身债，

仍没挽回他的一条命，在金莲十四岁那年，他终于一病不起了，看着已是奄奄一息的父亲，金莲当面不敢伤心，背

过面就以泪洗面，父亲一死，她就真的是一个人孤零零，连个较亲的亲戚都没有，天啦，叫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这天，金莲正小心地给父亲喂粥，突然，门一下被人用力推开，村里的甲长潘有财带着两个人闯了进来。

「老实，你欠我五吊钱快还。」潘有财一进门就气势汹汹。

「甲长，我爹已说不出话来了，你就让他静一下吧。」潘金莲一下跪在甲长面前。

「我让他静，我的钱怎么办，到时就拿你给我做四姨娘抵你爹的债。」有财发现金莲后立即动起了歪心，手在

她脸上轻薄地摸着。

「你别想。」金莲一把拉开他的手。

「我不想？看你拿什么还我的钱，哈哈，来吧，跟我保证让你吃得白白嫩嫩。」有财一把将金莲抱住。

「别啊，你干什么啊。」金莲大声叫了起来。

「你别动我的女…」老实突然挺起身上，用尽全身力量喊了出来，但话没讲完就倒了下去，双眼翻白，一动不

动。

「爹爹。」金莲哭着挣开有财的双手，扑到父亲的身上，用力摇着。

「爹，爹，你应我啊，你应我啊…」

晚了，潘老实静静地躺在床上，脉息已停，全身冰冷，只有一双眼睛还睁得大大的，那是放心不下他的女儿，

可怜的他，临到死时还要看到孤弱的女儿受人欺凌，真是死不瞑目，死不放心啊。

「死不赖债，我给你三天时间，把我的帐还清，不然，就到我家去，我给你好好安葬你的父亲。」潘有财说罢

扬长而去。

「就是死我也不会到你家。」金莲哭着对有财吼道。

但欠有财的债是逃不掉的，在有财的招呼下，村里竟没一个人肯来帮她安葬父亲，大家都劝她给有财做小老婆

算了，以后就有依靠。倔强的金莲一下看到了人情的冷暖，她知道有财的债不还清是安葬不了父亲，伸打死她也不

愿意给他做小老婆，她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早，金莲就来到了清

平县街上，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身上挂了一幅布条：卖身葬父。

「好可怜的女孩啊。」

人们看着瘦弱的潘金莲，一个个露出惋惜的叹息。但这么好的女孩子怎愁没人要呢。

结果被城里开布料店的财主张大户以十贯钱买了下来，金莲用这笔钱还了潘有财的债，余下的请人把父亲安葬

了，然后就到张大户家当使女了。

到了张大户家后，虽天天忙碌，但吃的却比家里好多了，加上事不累，金莲的身体很快发育起来，没半年，身

体长高了，更主要的是乳房长得丰满了，臀部长圆了，可就是腰却还是细细的，真是该长的地方拼命长，不该长的

地方就是不长，以前的黄毛姑娘变成了美貌少女，走到那里都显得婷婷玉立，有道是：乌发垂肩，眉儿弯弯，眼儿

水灵，面泛红光；俏丽脸蛋，似吹弹即破；樱唇频动，鼻儿玲拢；一双秀手，十指纤纤，犹如精雕的美玉；一对玉

臂，丰盈而不见肉，娇美而若无骨。

却说这张大户当初买潘金莲进来，看中的就是她娇好的相貌。如今见她越长越俏，心里就蠢蠢欲动，只是他家

夫人是个悍妇，张大户一向有惧妻症，故不敢轻易造次。

＊＊＊＊＊＊＊＊＊＊＊＊＊＊＊＊＊＊＊＊＊＊＊＊＊＊＊＊＊＊＊＊＊＊＊这一天，张大户的夫人回娘家，

张大户等夫人一走，也不顾是白天，坐在书房里，就叫金莲进来给他倒荼，金莲倒了荼，待要退下，没想到张大户

一把将她拉住，说：「不要走，陪老爷我说说话。」

金莲的手一被他拉住，脸就红了起来，一边把手往外抽一边说：「老爷要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懂。」

「你不懂我可以教你啊。」张大户一把将金莲抱到怀中，双手在她胸部乱摸起来。

「老爷，不要啊。」金莲不敢大声，身子在他怀中拼命挣扎。

「好金莲，老爷想你想好久了，你给了我，我会很疼你的，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张大户利索地解开了金莲

的上衣，露出雪白一片，只见一对白白的嫩乳尖挺翘立，又大又圆，诱人无比。

「好美。」张大户一口将红嫩的乳头含在嘴中。

「别呀，夫人回来会打死我的，老爷，饶了我吧。」金莲的乳头一被张大户含住，一股麻痒痒的感觉立时从身

体中产生，惧怕之中隐隐传来一丝舒服的感觉。

「她回来也不怕，一切有我呢。」张大户捞起金莲的裙子，一下捞到腰际，隔着内裤摸到金莲的阴阜上，只觉

鼓鼓一片，软软的，弹性十足。这样舒服吧。

张大户的手指伸进裤子中，摸到了阴唇，轻轻分开阴唇，抵近了阴道口，进边上轻轻按着，没二三下，阴道口

已是湿湿的了。

「老爷，别呀！」金莲口中还在叫，可身体扭动得已不是很激烈了，她知道自已是卖给了张家，张大户要把她

怎么样，她根本无法抗拒。

「来吧，看我让你爽！」张大户把金莲全身扒光，一具美奐美仑的胴体展现在他面前，只见面若桃花，肌如雪

花，丰乳高耸，细腰肥臀，浑身上下无一不是女人的极至，而这个极至的女人竟是未开苞的二八姑娘，他张大户有

福了。

「我的娘啊，太美了。」张大户看得口水直流，急急脱光衣服，一把将金莲按在书桌上，提着她的双腿分开，

立在桌边，挺着硬硬的老二就往她大腿根送。

可金莲是个未开苞的姑娘，阴道紧紧的，虽对准了地方，却插了几下没有插进去。

「这么紧。」张大户一手放了金莲的脚，两个手指分开阴唇，老二往里一送，立时进去一截。

「哟呀，痛啊。」金莲大叫，一手抓着张大户的身子往外推。

「好金莲，先忍一下，等下就会不痛了。」张大户叫着，身体猛地往前一冲，老二以极快的迅速猛插到底。

「呀哟。」

潘金莲一把搂住张大户，一阵钻心的痛散布全身。

「老爷，你慢点，慢点，我受不了。」

「好，好，我慢点，很快就会好了。」张大户一手提着金莲的一只脚，一手在她高耸的乳房上尽情的抚摸着，

下身有节奏地挺动，粗大的老二在阴道中时快时慢地进出，开始时只觉里面又紧又涩，抽插了二三十下后，阴道里

开始湿润起来，随着张大户的抽插，阴壁时松时紧，一放一张，往业迎凑，越来越舒服。

「金莲，你这里面好紧好爽。」张大户开始加快抽插的速度。

而此时的潘金莲只觉疼痛已渐渐消失，一种从未体验的快感慢慢弥漫全身，下身只觉又痒又爽，只盼张大户用

力再用力插。于是不由自主地将双腿圈在他的腰部，越圈越紧，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口中哼哼作响。

「爽了是吧。老爷干得你爽不爽。」张大户一下快过一下的大力抽插着，撞得金莲的下部啪啪作响。

「羞死了，是你自已爽吧。」金莲媚眼如花地看着张大户，身体却在下面扭动起来，配合张大户的抽插。

「我当然爽了。」张大户一看潘金莲娇媚的笑容，顿时血脉喷张，只觉真是人间绝色，如醉如痴，下身抽插得

更快了。

「好快，我受不了。」潘金莲真是天生媚样，一阵抽插后，就浪叫不已。把张大户刺激得慾火如焚，一阵猛插

后一如注。

「爽不爽，我的亲亲。」张大户压在潘金莲娇艳的肉体上，口里气喘吁吁，双手却贪梦地在她全身游走，摸臀

弄乳，好不得意。

「就怕让夫人知道。」潘金莲意犹未尽，担扰已上心头。

「放心，到时我们注意点不就行了。」张大户一把抱起潘金莲往卧室走去。

「老爷，你还要干什么。」潘金莲双手搂着张大户的脖子，无限娇媚地说。

「当然是干你啦，我们到床上好好乐一乐。」

「刚才不过瘾。还有更过瘾的呀？」潘金莲兴致来了。

「当然了，这事可是其乐无穷啊。」张大户哈哈大笑。

＊＊＊＊＊＊＊＊＊＊＊＊＊＊＊＊＊＊＊＊＊＊＊＊＊＊＊＊＊＊＊＊＊＊＊潘金莲与张大户私通后，两人

如胶似漆地缠绵了几天，可惜好景不长，张夫人回来了，张大户立即缩了起来，潘金莲更是吓得不敢动弹，可张大

户搞了潘金莲后只觉夫人像一堆粪，而潘金莲就像一朵花，对着夫人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想方设法要与潘金莲再

次偷情。

这天中午，金莲送荼进来，可巧张夫人在里间睡觉了，张大户一把将潘金莲抱住，嘴往她脸上狂吻，手急急的

去扯她的裤带。

「别，别，夫人在里面。」潘金莲拉住裤带不让张大户脱，身子却软软地倒在他身上，任其摸弄。

「她睡了一下子醒不过来，你给我过过瘾，想死我了，我们轻轻的。」张大户边说边用力扯裤带，潘金莲坚持

了一阵，心里的慾火不住地往上窜，慢慢地手就松了，张大户用力一扯，连裙带裤一齐拉了下来，露出一双修长白

嫩的腿，大腿根处黑亮的阴毛密密盖着私处，煞是可爱。

张大户急忙脱下裤子，拉着潘金莲靠在书桌力，提起她的一条腿分开，挺着老二站着就插了进去，急急抽送起

来。

「轻一点，慢一点，有声音啊。」潘金莲双手搂住张大户的脖子，尽量把下身向前挺，方便张大户的抽插，头

往后仰，一头秀发披散下来，凤眼紧闭，口中轻轻哼哼不已。

「想死我了，怎忍得住。」张大户得到潘金莲提醒，立即放慢节奏，一下一下往里插，每下都插到尽根再慢慢

抽出。

「这样好么，爽么。」张大户嘴巴伸到潘金莲的樱桃小嘴边，潘金莲立即轻启朱唇，伸出舌头在张大户的嘴边

轻吻，张大户把嘴张开，潘金莲的舌头立即伸了进去，两只舌头立即搅在一起。

两人干了一阵，慾火越来越旺，张大户顾不得夫人在里面，抽插得越来越快，抽插声清晰可闻，潘金莲已进入

忘我状态，口中呀呀作声，下身挺得更厉害了。

两人正插得起劲，没想到惊醒了张夫人，迷迷糊糊中听到声音，立即叫：「大户，你在外面干什么。」

张夫人在里面一声叫声，把两个正进入忘我状态的偷情男女吓得魂飞魄散，潘金莲一把推开张大户，慌慌张张

捞起地下的裤子就要走。

张大户应了一声「没什么，我在收拾东西呢。」拉住潘金莲，轻声对她说：「晚上到后院的杂屋间来。」随即

走到里间去应付夫人。

＊＊＊＊＊＊＊＊＊＊＊＊＊＊＊＊＊＊＊＊＊＊＊＊＊＊＊＊＊＊＊＊＊＊＊这天晚上，张大户躺在夫人身

边假睡，等了一会，见夫人已睡觉了，立即轻轻下床，披了一件单衣，就往后院杂屋间来。摸到杂屋间，里面黑漆

漆的，不见一点动静，不知潘金莲来了没有，急急的叫道「金莲，金莲，来了没有。」

「你轻声点，人家早来了。」金莲突然从背后抱住张大户的身子，手直接往他的裤裆处摸去。

「吓了我一跳，我的亲亲。」张大户把潘金莲搂到前面来，手往胸部摸处，一下就摸到了两个丰满的乳房，原

来潘金莲也是披了一件单衣，前面没扣，敞开着，从胸部到大腿根，都是光溜溜一片。

「你真是我的乖亲亲，这么会疼老爷。」张大户挺着老二就往里插，潘金莲扶着老二送到阴道口，随后迎身一

挺，老二尽根而入。

「你好厉害。」张大户笑着说，下身快速抽插起来。

「都是老爷你教的好嘛。」潘金莲骚骚地笑道，双手紧紧搂住张大户，一边挺身迎送，一边浪叫不已。两人在

杂屋内大干起来。

却说张夫人有个习惯，就是爱搂着大户睡，这晚在梦中习惯性地往旁边一搂，却搂了个空，一下醒了过来，发

现身边的张大户竟不见人影，以为是出去解手了，于是叫道：「大户，你在哪。」

叫了几声却没人应，心里起疑，这么晚跑哪里去了呢。突然想起中午睡觉时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仔细一想，对

了，好像是男女作爱的声音。这老东西，难道偷野食了不成。

张夫人立即起床，拿了一根木棍，点了灯出门开始寻找起来，前院没动静，再到后院，一到后院就听到杂屋传

来异样声音，立即走过去，还没走到门口，里面男女作爱的声音就一阵阵传了过来。

「老爷，你好会干呀，用力啊，哼哼。」

这不是那潘金莲不妮子的声音吗，平日看她乖巧，没想到竟敢偷人。张夫人怒向胆边生，急步冲了过去。

这时在杂屋里，两人正进入最后的高潮阶段，潘金莲双膝跪地，双手撑在地上，翘着屁股，让张大户从后面插

她。张大户伏在金莲身上，双手捞着她的两个丰乳揉搓，屁股奋力挺动，粗大的老二潘金莲白嫩的屁股处频频抽送，

随着老二的抽送，淫水一点点顺着潘金莲的大腿往下流。

「老爷，你用力插啊，我爽死了，你好厉害。」潘金莲不停地扭动细细的腰身，屁股前后挺动，张大户在她的

浪叫声中越干越猛，一下比一下插得快，不一会儿，觉得快感快来了，于是双手弃了潘金莲的双乳，扶着她的屁股，

全力抽插起来，进行最后的冲刺，潘金莲被干得浪翻了天，淫叫不已。

当两人进行疯狂关状态时，突然门被猛地撞开，刺眼的灯光把两人照得睁不开眼睛，随着张夫人一声怒吼，棍

子如雨点般落在潘金莲的身上。

「你这淫货，竟敢在我家偷汉子，你不想活啦。」张夫人没头没脑地狠命打着，每打一下，潘金莲赤裸白嫩的

身体上就现出一一条红斑。

「哟呀，我要死了，别打了，夫人，饶了我吧。」潘金莲在地上翻滚。张大户一看不行，连忙上前要抢棍子，

被张夫人反手几棍打在地上。

「你这老傢伙，还敢护着这小淫妇。」张夫人返身又追打潘金莲。

潘金莲已被张夫人打得不能动弹，凭由雨点般的棍子落到身上，叫声越来越小。

张大户实在看不过去了，冲上前奋力夺下棍子，说：「好了，你要把她打死啊。」

「打死她也不怕。」张夫人踢了潘金莲一下后才狠狠离去。

＊＊＊＊＊＊＊＊＊＊＊＊＊＊＊＊＊＊＊＊＊＊＊＊＊＊＊＊＊＊＊＊＊＊＊过两天，潘金莲被张夫人以二

十贯钱的价格卖给了城里被人称为武矮子的武大郎。

这武大郎此时已年过四十，身高不过一米五，脸上还长满麻子，真是要说有多丑就有多丑，他自幼没了父母，

从小与弟弟武松过日子，但前两年弟弟出去闯天下，就没了消息，而他因为家乡水灾，逃荒逃到清平县，自此与弟

弟失去联系，一个人在清平县城靠卖烧饼为生，平日赚点钱，自已倒没想到能讨到一个老婆，只是想一旦见了弟弟，

得存点钱给弟弟讨老婆，没想到竟时来运转，张夫人指定要把这个如花似玉的使女卖给自已，虽知道潘金莲肯定不

干净，他只要有个女的陪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更何状是这么一个美艳无比的女人呢。

当天晚上，武大一把潘金莲接进屋，就急不可耐地脱她的衣服，潘金莲此时伤还未好，他一动就痛得要死，连

声衰求：「别这样，过几天好不好，我身上痛。」

「过几天？我一刻都等不了，我这辈子还没碰过女人呢。」武大粗鲁地脱光了潘金莲的衣服，只见白嫩的身体

上到处是一条条血印。

「这张夫人把你打得真狠，你是与张大户私通了是吧？」武大笑笑，脱了裤子，也不管潘金莲的死活，挺起老

二就往里插，他的老二又小又短，插了好几次都插不进去，潘金莲被他折磨得痛不行，只好伸手帮他插进去，说：

「你可怜我，轻点吧。」

「好好，我会疼你的。」武大一见潘金莲帮他，立即变得好起来，虽慾火如焚，但还是耐着性子慢慢抽插。

抽插了一阵后，潘金莲觉得丝丝快感开始在全身弥漫，身上的痛楚竟也减轻了似的，于是口中开始哼哼起来，

叫着：「你用点力，对，我不怕痛了，好，插得好，快点，再快点。」

潘金莲开始陷入性慾之中，武大在潘金莲的指导下越插越快，直干得口水直流，气喘吁吁，他老二虽小，但干

起来却特别持久，虽第一次干得急，也干了近千下才了身。

一代美人就这样插到了一堆牛粪上。只便宜了武大这个矮子，自此天天搂着千娇百媚的潘金莲，过足了性瘾。

2 、叔嫂花开花谢，潘金莲嫁给武大已一年多了，这武大虽相貌丑陋，但对金莲却是呵护有加，从不让她干重

活，一天到晚就洗洗衣服，煮煮饭菜，武大的烧饼是清平一绝，每日一担，很少有剩回来，除去日常花费，也能剩

下一些零钱，小日子过得倒是安稳，虽有时想着嫁了一个这样的人，心有不甘，但总比以前忍饥挨饿的日子好多了，

所以愁了一段时间后，倒安下心来，准备当一个家庭主妇了。

这天，武大早早把烧饼卖了，回来与金莲在卧室里谈笑，抱着金莲要求欢，金莲一直不肯，说道：「青天白日

的，你来吵什么。到晚上再说，哪个晚上不让你干得心满意足？」

「我现在想得紧，娘子，你就允了我一次吧，今晚上我给你好好洗脚好不好。你看我下面都硬成什么样子了。」

武大把金莲的手拉到鼓胀的裤裆处。

金莲摸着武大硬硬的老二，在上面狠狠的捏了一下，说：「这个小东西就是可恶，整天就知道欺负我。」

因被武大缠了好久了，慾火也开始升了起来，于是解开武大的裤子，抓住他那又粗又短的老二，轻轻搓弄着，

一会儿上下套弄，一会儿在龟头上按摸，把本已硬胀的老二弄得像一根铁棒似的。

「娘子，来吧。」武大急急地开始脱金莲的衣服。

「你别乱动，笨手笨脚的，我自已来。」金莲拉开武大的手，站起来轻解罗裳，立时把一幅美奐美仑的躯体露

在武大面前，此时的潘金莲，身材更是高挑，乳房大而尖挺，像两座白馒头山堆在胸前，两粒淡红色的乳蒂鲜艳欲

滴，腰部平坦光洁，圆翘翘的臀，修长的大腿，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诱人，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散发出荡人心

魂的光芒。

「娘子，想死我了。」武大一把将金莲压在床上，利索地分开她的双腿，压在上面狠狠抽插起来。

潘金莲紧闭双眼，双手搂着武大的身子，下身挺动不已，配合他的抽插。

每到做爱时，潘金莲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闭着眼睛与他做爱，只因武大太丑了，看着他，心里会产生不舒

服的感觉，所以只好闭上眼睛，反正不看人，插起来都是一样。

武大插了一阵，就叫道：「娘子，你来吧。」

自从潘金莲一次忍不住坐在他身上给他来了个观音坐莲后，武大对这一姿势爱恋不已，每次都要潘金莲在上面

干他。

「你想得美，又想舒服又不出力。」金莲故意不肯。

「来吧，我求你了。」武大抱紧潘金莲，用力一翻，把潘金莲翻成压在他身上，只是他的老二太短，一动就滑

了出来。

「娘子，快点吧。」武大硬硬的老二顶在潘金莲的肚皮上，顶得金莲全身痒痒的。

「真拿你没办法。」潘金莲抬起屁股，凑到老二处。手轻轻扶正，对准阴道口，沉身坐下，随即前后摇动起来。

「好爽，好爽。」武大眼睛盯着美丽异常的妻子在上面放浪地套弄，真是爽到极点了，一双粗造的手抓住金莲

两个丰乳，用力按搓着，挤出阵阵乳波。

两个人正干得兴头上，突然外面传来震天动地的锣鼓声、鞭炮声，街上人心沸腾，只听人们叫着：「看打虎英

雄呀，打虎英雄。」

「什么打虎英雄？」潘金莲整天闷在屋里，对外面的热闹事特别好奇，也不干了，从武大的身上起来，拿起一

件衣服罩在身上，趴到视窗往外看。急得武大哇哇直叫：「什么狗屁打虎英雄。」

金莲望向窗外，只见一队衙门里的公差拥簇着一个人走了过来，只见那人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脸方身长，浑

身上下无不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坐在马上，戴着一朵大红花，胸前披着一副红布条，上书「打虎英雄」四个大字。

只见他双手抱着，脸带笑容，不停地向周围的群众作揖。

「天下竟有这般男人，真是英俊孔武，如戏里说的一般，要是嫁了这样一个人，真是死也甘心。」潘金莲一下

看呆了。

「那不是我兄弟吗？」武大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边，手指着外面，口中兴奋地叫着。

「谁是你兄弟，你还有兄弟？」潘金莲大为不解。

「就是那个打虎英雄呀，他是我弟弟武松。」武大兴奋得手舞足蹈。

「得了吧，他是你兄弟，也不撒泡尿自已照照，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潘金莲不屑道。

「你等着。我去把他领回来。」武大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武大跑出去过了半个时辰都没回来，看到吃饭时光了，金莲搞了饭菜，自已先吃起来，心里想：「这傻武大，

不知犯了哪根神经，竟想去认打虎英雄做弟弟，咳，人比人，比死人，看人家打虎英雄，真是人中龙凤啊。」想着

想着就出了神。

「金莲，你看谁来了。」武大兴奋起叫着。

金莲抬眼一看，顿时呆住了，真是那打虎英雄，他与武大走进了家门。

「弟弟，这是你嫂子金莲，金莲，这是我失散十年的弟弟武松。」

武大兴奋地说：「弟弟，今天下午，我说你是我弟弟，你嫂子还不信你。」

「叔叔见笑了。」潘金莲激动得脸红耳赤，向武松道了个万福。

「嫂子，请受武松一拜。」武松趋步向前，正要跪下，潘金莲连忙扶住了他。

「叔叔折煞嫂子了，别客气。」

「是啊，别多礼了，一家人。金莲，你去弄点吃的，我要和弟弟好好聚一下。」

「好的。」潘金莲欢快地下到厨房，狠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把自已所有的厨艺使出来，让武松吃

得高兴。

一会儿，菜就做好了，三个人围着桌子开始吃饭，武松一尝菜，立即大声叫好，把潘金莲乐得心花怒放，一双

媚眼盯着武松不放，看着他喝酒吃菜，心里甜丝丝的，竟忘了自已吃了。

「嫂子，你也吃呀。」武松看见潘金莲不吃，连忙夹了一块肉往她碗里送。

「我自已来，不劳叔叔费心，多谢了。」潘金莲娇柔地对武松说，脸上一朵红晕显了出来，恰似绽开的荷花，

艳丽无比，一下把武松看呆了，心想嫂子真美啊。忍不住想多看几眼，眼望过去，恰巧金莲的眼光望过来，急忙一

闪，再望过去，金莲还在盯着自已看呢，直看得武松心膨膨直跳，如是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喝酒。

「叔叔，别光顾喝酒，吃点菜。」潘金莲夹了一块瘦肉放到他的碗里，媚眼如丝地盯着他。

「谢谢。」武松看了她一眼，赶紧掉转眼光，一口就把一大块肉吃了。

好不容易吃完了，三人拉一会家常，就开始睡觉，武松睡在隔壁，刚睡没多久，就听到隔壁传来阵阵响声，夹

杂着人的喘息声。

已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时日的他当然知道哥嫂在做爱，想着嫂子那俏丽的面容，勾魂的媚眼，高耸的胸部，曲线

玲珑的身材，武松禁不住心直跳。他在外面浪迹江湖十余年，少不了到风月场所玩乐，但从没见过像嫂子这么艳丽

的女人。

刚才潘金莲饭后去洗碗时，他从武大那里知道金莲嫁给武大的原因，心知嫂子也是个风骚的女人，要是能与她

干上一场不知多美，可她偏偏是自已的嫂子，他可不能做出乱伦的事来。

隔壁的做爱声音越来越大，武松忍不住站起身来，一站起就发现的一个秘密，原来，这房子年久失修，木板墙

壁上面有一个洞，隔壁的灯光都透了过来。

武松立即凑到洞口，眼睛朝里面一看，顿时血脉喷张，老二立胀，里面火热的做爱气氛一下把他吸引住了。

只是潘金莲全身赤裸地坐在武大的身上，双手撑他胸前，屁股快速地上下套弄，武大的老二在她的阴洞中进进

出出，只见她时而上下套弄，时而前后挺动，一头秀发披散着，一会儿甩到胸前，一会儿甩到背后，胸前两个硕大

尖挺的乳房随着她的挺动上下跳跃着，武大的双手时而抓住她的大奶拼命搓着，一会儿抱住她雪白的屁股，把她的

身体上下举动，配合她的套弄，大腿根处已是湿漉漉一片，淫水真多。

此时的潘金莲在武大身上卖力干着，口中浪叫不已，但脑海中却全是武松的形像，只觉得身上这男人不是丑陋

无比的武大，而是英俊威武的武松，越想越套弄得起劲。把武大套弄得爽歪歪。

「好娘子，干得好，爽死我了。」武大直觉得舒服无比，快感连连，往日持久的耐力发生了变化，才抽弄四五

百下就一如注。

「怎么，不行了，」正在兴头上的潘金莲急了。

「今天你太会弄了，忍不住，等下再弄硬给你弄。」

「算了。」潘金莲没趣地翻下身子，猛地把灯吹灭，钻进被子里蒙头大睡。

这一夜，她一直在做梦，一会儿梦见武松向她求婚，一会儿梦见武松与她做爱，一会儿…。

隔壁的武松也没睡好，潘金莲美艳性感的肉体不停地在眼前浮现，搞得他手淫了一次又一次。

3 、偷情打虎英雄武松深得清平县令的赏识，委以都头之职，这在小小的清平县，也算是有头号有脸的人物了，

加上打虎英雄声名远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下成了清平县的闻人。

本来县衙门给武松安排了住处，但他说好不容易找到了哥哥，当然要与哥哥住一起，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带些鱼

肉等好吃的东西回家，家里的生活大变样，吃得武大与潘金莲心花怒放。有了武松这棵大树，以前走在街上老是被

别人欺负的武大再也没人敢动他了，别提多光彩了。那金莲更是一改往日悉眉苦脸模样，整体喜气扬扬，一天到晚

把自已打扮得花枝招展，整天就盼着武松早点下班回来。

武松每次一回到家，潘金莲就眼含情、脸带笑地迎上去，又是帮他脱大衣，拍打他身上的灰尘，又是端茶送水，

嘘寒问暖，围着他转个不停，武松一吃完饭就把洗脸水端了出来，要睡觉前又把洗脚水端上来，当然，武松的衣服

更是每天一洗，贴得整整齐齐，把武松侍候得像个大老爷。

武松有时觉得过意不去，说：「嫂子，不要忙了，我自已来。」

潘金莲就说：「叔叔，一家人不要说二家话，你是我们家的主心，每天做事做得累，回到家里怎么还能让你做

这些杂碎事，我做点这事算什么呢，只要叔叔高兴，我做再多也高兴」边说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武大也在旁边帮腔：「弟弟，这算什么，你让你嫂子做，回到家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上班有干劲。」

可武松住在哥哥家要养足精神可不容易，因为每天晚上武大都要把潘金莲干上一场，武松每晚都要偷看，看完

后就自已幻想着干嫂子，手淫了一次又一次。

为看得清楚些，他趁哥嫂不在时把墙壁上的那个洞弄大了许多。

潘金莲白天一人坐在家里没事就想武松，想着想着就走到武松的房间里躺在他的床上，钻进他的被子里，感受

着武松的气，只觉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好，连武松留在被子里的汗臭昧都觉得香。想着就把手伸进阴道里乱动，边

挖自已的阴道边叫：「松啊，你干我啊，干我啊。」

这天潘金莲又走到武松的房里，躺在床上，无意间发现墙壁上的洞，这个洞她以前当然知道，现在一见发现大

了许多。

「怎么回事？」她爬过去一看，发现洞口像是被人用刀割开了一个很大口子，切口处整整齐齐，顺着洞口往里

一望，自已卧室的情况一目了然。

「这莫不是武松挖开的，他要干什么，是偷看我与武大做爱。」潘金莲一想到这点顿时兴奋莫名，她朝思暮想

要与武松好上一回就好，但见他是个正人君子，虽有意无意的对他抛媚撒娇，但到底不敢直接去勾引他，怕武松拒

绝，坏了她在他心目中的形像，现在见到武松在偷看自已作爱，立即想出了一条主意，要把武松引上勾。

＊＊＊＊＊＊＊＊＊＊＊＊＊＊＊＊＊＊＊＊＊＊＊＊＊＊＊＊＊＊＊＊＊＊＊这天晚上，隔壁又响起的做爱

的声音，武松的老二顿时暴胀，立即爬起来，凑到洞口往里望，里面的景像把他刺激得血脉上冲。

原来，潘金莲她们的床是头朝另一边所以每次她坐到武大身上干时，她都是背向着武松这边，这天却反了过来，

只见她全身一丝不挂坐在武大身上，面向武松这房边，而武大的头仍朝那头，以前只点了一盏灯的房间里竟点了三

盏灯，把整个屋子照得异常光亮，潘金莲美艳性感的肉体清晰可见，甚至大腿根的阴毛也看得清清楚楚。更要命的

是潘金莲一边疯狂地摇着美艳的身躯，一边朝着这边抛媚弄眼，只见她每动一下就要向这边抛个媚眼，不时做出向

这边亲嘴状，武松从洞里看过去，好似她知道自已在这边似的，在向他亲嘴呢。

「这么爽呀！这么美呀！」武松激动不已，掏出老二猛搓，舌头不由自主地伸了出来，想要与潘金莲接上，碰

到墙壁，沾了一片灰。

那边屋里潘金莲一边弄一边仔细探听隔壁的动静，很快就听到隔壁传来扭动声和喘息声，知道武松肯定在偷看

了，于是更卖力地弄起来，口中浪叫声越来越大，生怕武松听不清晰，双手在胸前将两个乳房不停地搓动，挤出阵

阵乳波，媚眼、飞吻更是不停地向这边抛来，口中乱叫：「亲亲，来干我啊，来干我啊。」

「我不是在干你吗。」武大这段时间发现潘金莲做起爱来越来越骚，越来越起劲，爽得不行，在潘金莲的狂弄

下，很快就了。

「真没用。」潘金莲一见武大了，也不穿衣，赤身走到靠近洞前，拿了一面镜子，装作梳妆样，扭腰挺胸，不

时对着洞口打媚眼，风骚无比，只把武松看得口水直流。摆弄了好久，才在武大的不停叫唤下转身退下，临转身时

向着洞口又抛了个飞吻，妩媚一笑，顿时百媚齐生。

「她看到我了。」武松开始还不能确定潘金莲的行为是为什么，这最后一飞吻，一笑，摆明了是在向他打招呼。

「她知道我在偷看了，看来她还喜欢我偷看，怎么办？」武松一下倒在床上，烦燥不已。

「嫂子真是太漂亮了，太风骚了，太吸引人了，不与她干上一次，怎么甘心，可我不能背叛我哥呀。」武松在

床上转来转去，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早，武松吃完潘金莲

做的早饭要去上班，因武大每天要早上很早就出去卖烧饼，屋里只武松与潘金莲两人。

武松拿起东西要出门，却被潘金莲拦在门口，笑着说：「叔叔，昨晚睡得好么？」

「还可以。」武松顿时心慌乱跳。

「没偷看别人吧？」潘金莲一双媚眼射了过来，嘴角含笑，妖媚无比。

「偷看什…。什么？」武松窘迫无比。

「偷看我做爱。」潘金莲扑到武松怀中，一手抓住了武松裤裆的隆起处，在上面摸了起来。

「别不承认，那个洞都被你弄大了，昨晚我特地弄了三盏灯。让你看个够。」

「叔叔，我美不美呀。」潘金莲感觉到武松的老二迅速硬起来，把裤子撑起一个高大的帐篷。

武松哪里经得起潘金莲销魂的进攻，慾火把最后一丝理智覆盖了，一把抱住潘金莲，嘴唇紧紧地盖在她的樱桃

小嘴上，两个相互倾慕很久的人似干柴碰到烈火，立即缠在一起。武松一把掀开潘金莲的上衣，两个丰硕尖挺的乳

房立即跳了出来，武松立即把嘴唇转到乳房上，含住乳头，大口吞进，乳房被吃进去了一大块，与此同时，另一只

乳房也被他的大手按住，用力搓着，由于用力过大，竟隐隐有点痛。

「叔叔，轻点，你弄痛我了。」潘金莲双手搂着武松的后背，扯着他的衣服往上拉，要把它脱下来。

「是吗？」武松放开乳头，伸手把衣脱了，露出雄壮的身体，只见他双肩宽阔，胸部肌肉极为发达，胸前肌肉

鼓鼓的，手臂肌肉圆鼓。

「好壮啊，底下是不是也这么壮啊。」潘金莲伸手就去解他裤带。

「别，别，嫂子，我们这样不好吧。」到了紧急关头，武松突然心虚起来。

「什么不好，只要我们高兴就好，来吧，看你下面硬成什么样。」潘金莲一手抱着武松，嘴在他脸上轻轻地吻

着，另一手熟练地解开了武松的裤扣，一把将他又大又长的老二掏了出来。

这潘金莲人虽风骚，可到现在她只见过张大户和武大两人的老二，张大户是长而细，武大是粗而短，没想到武

松的老二不论是粗还是长都比两人的长大了一倍以上。

「这么大！怎么受得了呀。」潘金莲惊叫一声，兴奋地搓了起来。

「叔叔，你摸我啊。」潘金莲拉着武松的手放到她的阴部，大腿根处已是湿漉漉的一片。

面对艳丽风骚的潘金莲的赤裸挑逗，武松刚升上来的一点点伦理理智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慾火把他刺激得只

想赶快找个地方痛快地发一番，当即大吼一声，抱起潘金莲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把她尚披在身上的衣服用力扯下扔

到地上，潘金莲顿时变得一丝不挂，只见武松提起她的两条脚分开，挺着长大的老二对准阴道猛地一插，一插到底。

潘金莲的阴道头次碰到这么大的老二，一下插到底，一阵钻心的疼痛传遍全身。

「叔叔，插轻点，慢点，有点痛。」潘金莲连连求饶。

「我等不及啊，快到点班的时候了。」武松说着又大抽大送起来。

潘金莲的阴道被粗大的老二挤得满满的，随着他的抽插，阴唇时而翻出时而陷进，经过十几二十余抽送后，阴

道中淫水越来越多，潘金莲只觉里面被填得满满的，每一次抽插，都是紧贴着阴道壁，磨擦的快感一阵紧似一阵，

长长的老二不时顶着阴蒂，激起阵阵销魂的快感。

「插得好啊，用力啊，插到底了。」潘金莲开始浪叫起来。武松面对美艳无比的嫂子，对着这个天天晚上意淫

的嫂子，旦真的干上了，真恨不得把打虎的力气全用到阴茎上，一下比一下插得快，一下比一下插得深，粗大的老

二在潘金莲的阴道中快速进出，直插得潘金莲全身乱摇，胸前两个硕大的奶子晃动不已，乳波阵阵。

武松与潘金莲两人情投意合，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抵死大干，直干千余下，才双双一如注。

完事后潘金莲还抱着武松，不让他离开：「好叔叔，你多抱抱我，嫂子爱死你了。」一边说一边在他脸上狂吻

着。

「不好，我要迟到了。」

武松轻轻拉开潘金莲的手说：「嫂子，我要去衙门了，那里有事呢。」

「什么事嘛，你到衙门去告个假吧，回来嫂子有话跟你说。」潘金莲放开了武松。

「我争取看看。」武松说着，大步流星出了院门。

过了二柱香左右的时间，武松急急的冲进门，一进门就叫：「嫂子，嫂子，我回来了。」

「到房间来吧。」潘金莲在屋里说。

武松一推开门，发现潘金莲裸着上身，斜躺在床上，一双媚眼无限风情地望着他，顿时看呆了。

「看什么，过来呀。」潘金莲说着掀开了盖在下身的被单，下身竟也是一丝不挂，活色活香的肉体分外诱人。

「我的好嫂子呀。」武松说着，飞快地脱光了衣服，跳到床上就压住了潘金莲，分开双腿，粗硬的老二一插而

进，立即快速抽插起来。

「哟呀，叔叔，你真快呀，不说一声就搞进来了。」

潘金莲骚骚地扭着娇躯，双手勾着武松的脖子，口中发出销魂的浪叫声：「插得好，好硬呀，插到底了，哼…

哼…」

武松插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笑着说：「嫂子，你来动吧。」

潘金莲当然知道武松的意思，却故作不懂：「我怎么动呀。」

「你坐到我上面来，像干哥哥那样。」武松想起潘金莲那骚样就兴奋不已，下面狠狠地抽插了几下。

「你这色鬼，天天偷看别人做爱。」

潘金莲的手指在武松额头上弹了一下：「那你下去啊！」

武松连忙翻身躺下，潘金莲坐到武松的大腿上，熟练地抓住武松的老二，抬起屁股，对准阴道口，身体慢慢往

下坐，老二顺利插了进去，但武松的老二又大又长，插进去一半已觉里面满满的了，刺激得阴道壁快感连连。

「你的好大哟。」潘金莲娇娇地说了一声，吸了一口气，沉身一坐，老二全根而入，隐隐约约插到了子宫口。

「插到底了。」潘金莲说着低下头亲了武松一下，随即抬起身，双手撑在武松的胸前，开始上下动起来，刚开

始时她每次都是老二插进去六七分时就往上抽，不敢插得太深，但潘金莲的阴道确是人间极品，只因以前没碰到长

大的老二，刚开始有点不适，抽插了几十下后，阴道中淫水越来越多，快感也越来越强烈，里面感觉越插得深就越

爽，于是不顾一切大动起来，每次都是用力往下坐，粗长的老二下下到底，并且越动越快，很快就在武松身上放浪

地大动起来。

武松躺在床上，看着美丽无比的嫂子在身上放浪地套弄，从下面看上去，潘金莲本来就丰挺的双乳更大更挺，

随着她的套弄上下跳跃着，好不诱人，她脸上欲仙欲死表情活脱脱一个绝色浪妇，心中的慾火更是一阵高过一阵，

伸出双手抓住她的双乳，一边揉着乳房，一边挺着屁股不断向上挺，随着潘金莲的上下套动，老二在她的销魂洞中

快速进出，阴道中淫水越来越多，伴着抽插，传出阵阵声音。

潘金莲一边套弄一边说：「叔叔，这样你爽不爽。」

「爽死了，我要把你插穿。」武松双手弃了乳房，抱着潘金莲的屁股，提着她上下动着。

「我再换一样给你爽好不好。」潘金莲笑着说，动得更快了。

「怎么弄。」武松忙问。

潘金莲对武松媚笑了一下，爬下来，俯趴在床上，说道：「叔叔，你从后面插进来。」

武松在欢场上混得久了，什么式样没见过，可就是同一种姿式，被潘金莲这个绝色尤物摆出来，立即显出非同

一般的诱惑力，只见她双腿屈跪着，雪白圆鼓的屁股高高翘起，双股间黑黑的阴毛中一条红红的阴唇微张着，阴洞

口隐约可见，更兼前面俏脸含春，秀发披散，双乳晃荡，无不散发一种销魂至极的魄力。

武松看得心急火燎，急忙俯到潘金莲的身后，一手扶着屁股，一手分开阴唇，老二立即插入，用力一挺，顿时

全根尽入。

「插得好深呀。」潘金莲兴奋地大叫起来。她自与张大户用这种姿式做过后，与武大做了几次，因武大老二短，

都没成功，每次只进去一点点，抽着抽着就出来了，所以后来再没与武大这样做过。

如今与武松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老二插进来与躺着做没什么区别，每一下都能插到阴道深处，激起阵阵快感。

「快插呀，用力呀。」潘金莲兴奋地浪叫着。

「看我怎么插你。」武松慾火大盛，双手抓住晃荡的双乳，屁股卖力地动着，老二快速进出，插得潘金莲的淫

水一点点往下掉。叔嫂通奸的抽插声、浪叫声传遍了武家小屋。

4 、惊艳武松与潘金莲搞上后，两人天天想尽办法偷情，晚上不行就利用白天，经常是武大上街卖烧饼了，他

前脚走，两人就迫不及待地弄到一起，销魂一回后武松才去衙门。有时到了衙门看看没什么事就早早溜回家，潘金

莲天天盼着他早回家，一回到家两人就关起门来大干。而潘金莲因要与武松干，天天看着武大不顺眼，晚上不肯让

武大近身，搞得武大莫名其妙，但他是个老实人，对这个老婆是又爱又怕，只好忍气睡了。

这一天，武大挑着担子出门，听到关门的声音后，武松就光着身子赶紧跑到潘金莲的房间里，潘金莲早掀开被

子光着身子在等着，两人立即搞到一起。

「想死我了，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武松边插过说。

「哪我们想个办法晚上让你过瘾。」潘金莲气喘吁吁地说。

「晚上怕哥哥发现啊。」武松猛插着，撞得床铺都摇摇晃晃。

「你晚上邀他喝酒，他喝酒后准睡得跟猪一样，怎么吵都不会醒，你要到我的床上当着他的面干我都行。」潘

金莲骚骚地说。

「那我晚上试试。」武松快速抽插起来，猛干了千余下，双双了，赶紧吃点东西就去衙门了。

＊＊＊＊＊＊＊＊＊＊＊＊＊＊＊＊＊＊＊＊＊＊＊＊＊＊＊＊＊＊＊＊＊＊＊当天晚上，三人坐到一起吃饭，

往日都是武松一人喝酒，武大只吃饭。

这晚，武松说：「哥哥，我们一起喝吧。」

「我不能喝，喝一点就想困。」武大连忙推辞。

「陪我喝一点嘛，一个人喝酒没一点意思。」武松说着给武大倒了半碗酒。

「是啊，叔叔叫你陪他喝点就喝点嘛，喝了又不会怎么样，早点睡就行了。」潘金莲在旁帮腔。

「那我就喝点吧。」武大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个有出息的弟弟，最满意的就是有个美丽的老婆，这两人要他

做任何事他都不会推的，何况喝点酒？

武大果然不胜酒力，刚喝了没两口，脸就红了，口里就话多起来，连说：「我不行了，兄弟，我最后敬你一杯。」

说着一口喝下去，把筷子放在桌上，两手扶着桌子摇摇晃晃。

潘金莲笑着瞄了武松一眼，伸出脚从桌子下伸到武松的大腿根，按在老二上动了几下，媚眼直向他抛来。

「哥哥，再喝一杯吧，最后一杯了。」武松又把一杯酒送到武大嘴边。

「好，好弟弟，哥哥就再喝一杯。」武大张开口，一下把酒喝了下去，随后就伏在了桌子上。

「哥哥真醉了。」武松与潘金莲互笑了一下，两人把武大扶到房里床上，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武大的呼噜声。

「走吧。」潘金莲轻声对武松说了一声，扭着娇躯走出门外。

武松赶紧赶上，在门口就一把将潘金莲抱起，要往他的房里去。

「先不要去房里，我也想喝点酒呢。」潘金莲妖妖地说。

「好，那我们去喝酒。」武松把潘金莲抱到桌边，自已坐在凳子上，让潘金莲坐在他的大腿上，倒了一杯酒，

递到她的嘴边。

「我不要自已喝，要你喂我喝。」潘金莲娇嗔道。

「怎么喂呀。」武松笑道。

「你先喝到口里，再喂给我喝。」

「好。」武松于是喝了一口酒，然后把嘴凑到潘金莲的嘴边，潘金莲微微张开嘴，两人的嘴对在一起，武松口

一松，酒水流入潘金莲的口中。

「好酒。我还要。」潘金莲笑道。

两人就这样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喝了一会，潘金莲的脸红了，呼吸也变粗了，慾火升了上来。

「叔叔，我现在要你。」潘金莲的手抓住了武松的老二，在上面摸了起来。

「我现在就给你。」武松站起身，把潘金莲放倒在凳子上，快速脱光了两人的衣服，把潘金莲按在凳上就干了

起来。

「用力干呀」潘金莲立即挺身迎凑，一阵猛插，把凳子插得从这边移到那边，随着凳子的移动，发出阵阵响声。

两人正干得起劲，不想响声把刚入睡的武大弄醒了，头脑晕沉沉的，问道「金莲，金莲，是什么声音。」

两人吓了一跳，立即停止动作，金莲应了一句：「没什么，外面有车过去呢。」

「哦。」武大哼了一声，又睡了过去，不会一会儿，又发出了呼噜声。

「我们到厨房去，那边远些，不会听到。」潘金莲说道。

武松立即抱起潘金莲，老二却没抽出来，边走还边抽送，弄得潘金莲兴奋不已，咬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你真

会干。」

武松与潘金莲两个晚上搞上了，但白天还是照样要干，此后不分白天黑夜，尽情奸淫，好不快活。这样的日子

过了近半年。

＊＊＊＊＊＊＊＊＊＊＊＊＊＊＊＊＊＊＊＊＊＊＊＊＊＊＊＊＊＊＊＊＊＊＊一日，县令把武松叫去，要他

带人押送几名判了死刑的犯人送到山西监狱去，那时交通不便，这一去来回得二个多月，武松领了任务，就先回家。

潘金莲一见武松提前回来，兴奋异常，一进屋就抱着他，武松打了他的屁股一下说：「早上刚搞了一次，还不

过瘾啊，馋鬼。」

「我明天要去押犯人到山西，这一去得两个多月。」武松阴沉沉地说。

「什么，你没骗我吧，去两个多月，你叫我怎么活啊。」潘金莲大吃一惊。

「没办法啊，身不由已，不过这样也好，让我们冷一下，我们这样下去也不好啊。」武松始终怕与潘金莲陷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不要与你分开。」潘金莲哭着说。

「别哭了，趁我还在，咱们好好乐一下。」武松猛地把潘金莲的衣服剥了下来，把她抱到床上，压下去就大干

起来。

两人知道这一次后，要过两个多月才能再次相会，狠不得把时光永远留住，巴不得一直干个不停，男的插得猛，

女的浪得凶，变着各种做爱姿式，抵死大干，直干到武大快回家了才收兵，了四五次。

＊＊＊＊＊＊＊＊＊＊＊＊＊＊＊＊＊＊＊＊＊＊＊＊＊＊＊＊＊＊＊＊＊＊＊武松送犯人去山西，一路上辛

苦不说，只是思想嫂子，想得发疯，暂且不表。

单说潘金莲自武松走了后，整日无精打采，愁闷不已，动不动就发武大的气，武大也不知她哪来的气，只好一

直陪笑脸。这天，潘金莲在二楼阳台上晾衣服，一不小心把手中的撑衣服棍掉了下去，惊叫一声，顺眼看去，棍子

一下砸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却不是个简单人物，在整个清平县城，提起此人，无人不知，无不不敬，他就是清平县头号大富翁西门

庆，年仅三十岁的他，靠着祖上传下的基业，如今不仅良田千顷，而且在城里开了好几家药店、布店，又挂了个县

刑事帮办，还有好几个亲戚在省里、京里当着大官，在清平，就是县令都要让他三分，真是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这天，他正在街上漫步，没想到一根棍子砸在他身上，正要发气，抬头一看，顿时呆住了，一个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的妇人站在楼上，正向他道不是呢。

「没事，没事。」西门庆是一个好色之人，家里有了四个老婆，还在外面拈花惹草，一见漂亮女人就挪一开步，

如今见了潘金莲这种绝色女子，只有讨好的份，哪还有气啊，甚至觉得这棍子砸得好啊。

潘金莲见了西门庆，发现这人外表风流英俊，一看就是个体面人家，难得还有一份好修养，被子砸了竟没一点

气，于是对他妩媚一笑，转身回屋了。

西门庆却还站在街上往潘金莲消失的地方看得出神，这情景被对面卖茶的一个多事婆王婆看见了，于是走到西

门庆身边，说道：「西门大官人，你还看啦，是不是对那婆娘产生兴趣了？」

「哦，是王婆啊，来，这个给你。」西门庆掏出一把碎银子，放在她手上，瞇着眼睛问：「你可知道刚才那美

人是什么样的人？」

5 、风情这王婆本是个势力小人，以前看武大不顺眼，经常给他的找些小喳什么的，每次都是潘金莲过来陪礼

道不是，后来武松来了，她自是不敢对武大怎么样了，只是心里有点过不去，一听清平城里最有钱有势的西门庆打

听潘金莲，她当然知道西门庆的心思，于是陪着笑脸说：「西门大官人，要说刚才那婆娘，长得真是可人，可命不

好，嫁给了清平城里最矮小丑陋的武大，就是卖烧饼的那个。」

「哦，是武大的婆娘，那太委屈这么好的人儿了，王婆，你看能不能给我介绍认识认识，到时好好赏你。」西

门庆一听是武大的老婆，心里着实高兴，立马就想把潘金莲搞到手。

「可是…可是…西门大官人，如是半年前，你要搞这个婆娘还不是小菜一碟，只是现在武大他弟弟武松来了，

那可是个大英雄，现在谁敢动武大。」王婆拿眼睛瞄了西门庆一眼。「哦，竟是武松的嫂子，我说王婆，我西门庆

这人是怕人的人吗，你不说武松还罢了，说了他，我一定要搞到手，那武松听说押犯人到山西去了吧。」

西门庆的倔劲上来了：「老实说，长这么大，他还没在人面前低过头，武松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差人吧了，

县令还怕他呢，他会怕武松？」

「不过我可不敢，武松回来不把我打死。」王婆推辞不干。

「我说王婆，你开茶店一年可赚多少银子。」

「弄得好也有三十来两吧，够过日子了。」王婆不知西门庆是什么意思。

「这是五十两，给你，另外，武松回来如敢找你麻烦，有我呢，县太爷都得听我的，你怕什么。西门庆把一大

块银子放到王婆手里。

「这么多，那多不好意思，那，那我就试着看看吧。」

王婆婆一见这么多银子，心也动了，胆也壮了，眼珠一转，诡计就上了心头：「西门大官人，要不这样，明天

我把那婆婆娘邀到我家里做针线活，你装作凑巧来了碰上，然后老身走开，让你自已去做，弄不弄得上，就看大官

人的本事和造化了。」

「这样就好，就这么说定了。」西门庆大摇大摇地走了。

＊＊＊＊＊＊＊＊＊＊＊＊＊＊＊＊＊＊＊＊＊＊＊＊＊＊＊＊＊＊＊＊＊＊＊这天晚上，潘金莲躺在被子里

闷闷地想着武松：不知到哪里了？不知路上辛苦不？要是他在，现在多快活啊。想着想着，就想起与武松偷情的事

来，想得下面淫水直流，禁不住伸手到下面去弄阴道。

武大睡在一旁，心虚地看着潘金莲，这段时间潘金莲对他很凶，不让他近身，早闷得慌，一见她像是发骚的样

子，于是壮起胆来，伸过去在她身上摸起来，摸着了她的大奶，潘金莲没有动，身子还略躺过来，默许了他的动作，

武大一下大胆起来，一手摸奶，一手就摸到下面，口里急急地说：「娘子，让我来一次吧，我闷了好久了。」

「你要上就快点啊。」潘金莲多日未与男人干，早就慾火高涨了。

武大听到这话，全身立即兴奋起来，急忙脱掉衣服，矮壮的身躯一下压在潘金莲曲线玲珑的娇躯上，一张嘴在

她的两个高耸的乳房上吻来吻去，一会儿就口水直流。

「你亲什么，弄赃我的身子了，快干呀。」潘金莲生气地把武大的头推开。

「好，我来了。」武大大叫一声，挺起硬硬的老二就往潘金莲的阴道插，里面早是湿漉漉的，一下就插了进去。

武大的老二只有武松的一半左右长，不过倒是挺粗，一插进去，潘金莲虽觉不到底，但阴道还是给塞得满满的，

久违的快感升了上来，立即扭得娇躯，挺着阴部，娇喘声声：「快点插…用点力…再快点…」

武大闷了这么多天，一上来就是猛插猛抽，加上潘金莲骚浪地配合，一下子就插得快感直冒，刚插了二百余下，

就高潮骤至，连忙道：「娘子，我不行了，好爽。」

潘金莲正在兴头上，一听这话，忙道：「别丢，别丢，我还没过瘾呢。」

她话音刚落，只觉一股热烫的精水直射阴道深处，武大一下倒在她身上，脸俯在她两个丰硕的乳房之间，直喘

粗气。

「真没劲，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潘金莲气得把武大猛地推下身子，转身不理他。

＊＊＊＊＊＊＊＊＊＊＊＊＊＊＊＊＊＊＊＊＊＊＊＊＊＊＊＊＊＊＊＊＊＊＊第二天，潘金莲刚吃过饭，对

面的王婆就过来了，笑着说：「武家娘子，起得早呀。」

「啊，王婆今天怎么有空，坐坐吧。」潘金莲连忙给她搬凳。

「别忙了，我今天来是有事求你呢，不知你有没有空。」

「我没事，你有什么事，只要我做得到，一定帮忙。」潘金莲笑着说。

「我刚买了二块布，想做一件上衣，但我针线活做不来，听说你针线活不错，就想麻烦你。」

「可以，你拿过来吧。」潘金莲一口答应。

「你到我哪去做吧，我们坐在一起边做边讲讲话，反正你一个人在家也闷。」王婆说。

「也好。」潘金莲于是跟着王婆来到她家，她家前院做茶店，后院住家，要说这潘金莲的针线活确实做得不错，

王婆在旁边边看她做边夸，夸得潘金莲心里高兴，干起活来也快。

潘金莲在王婆婆家做了不久，突然西门庆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说：「王婆，我给你送布料来了。哦，这位娘子

是谁，长得跟天仙似的。」

潘金莲一见西门庆，只觉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穿着华丽，真是个风流潇洒的人物，再一细看，原来是昨天

自已掉棍子砸着的那人，顿时脸红耳赤，笑着说：「昨天鲁莽了，望公子恕罪。」

「哦，昨天是你呀，没什么没什么，王婆，给介绍一下嘛。」西门庆坐到潘金莲的对面，一双色眼直勾勾盯着

潘金莲不放。

潘金莲偷偷望过去，一下与他对个正着，连忙回过来，心里直跳：「这公子是什么人物，昨天像是很有修养，

今天看人看成那样，有点色呀，不过要男人见了自已不那样看倒是少见。」

潘金莲站起身来，说：「王婆，你有客人，我先走一步。」

王婆一把拉住她，把她按在凳上，说：「我说金莲啊，这西门大官人是我们清平县里第一大财主，更难得的是

不但有钱还有一肚子学问，现在在县里当着刑事帮办，就比县太爷小一点，更难得的是还有一幅好心肠，平时最爱

帮人做好事，在咱们清平县啊提起西门大官人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今天你们见了面，多聊聊，没事，西门大

官人最是随和了，以后有什么事不能办的找他就是了。」

「王婆啊，你别把我说得那么好嘛，让人家笑话。」西门庆故作谦虚状。

「西门官人，我可不敢笑话你，如不是你，我昨天可要被别人骂了。」潘金莲又瞄了他一眼，见他还是直直地

盯着自已看，脸更红了，手捏着布边揉来揉去。

「你们两人是不打不相识，哦，我得到外面去招呼一下客人，金莲你陪西门官人坐坐呀。」王婆说着就出门。

「王婆，王婆。」潘金莲没想到王婆一下就走，拉都没来得及拉，门说关上了。

「娘子别慌，我又不是吃人的狼。」西门庆笑着说。

「我…我…我不会讲话，不习惯与生人在一起。」潘金莲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

「哪我就给娘子讲个笑话吧。娘子要不要听。」西门庆笑着说。

「大官人请便。」潘金莲觉得这个西门庆真不简单，确是彬彬有礼，举止大方。

西门庆于是把平时听过的几个很好笑的笑话讲了，把潘金莲逗得笑个不停，连声说：「好，好，真好笑，还有

吗？」

「还有，如果娘子想听，我可以天天讲给娘子听。」

潘金莲一听就知道他在勾她，于是收起笑容，说道：「不敢劳烦大官人，刚才失礼了。」

「娘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看娘子长得花容月貌，胜似天仙，可你家哪位，却是矮小丑陋，真不知娘子天

天对着这样一个人怎么受得了，全清平的人都在为娘子不平啊。」西门庆把凳子挪到了潘金莲身边。

「这是我的命苦。」潘金莲听到此话，不由得想起过去许多伤心事，眼泪欲滴。西门庆一把抱住潘金莲，说道

：「娘子，你看我怎么样，我可是对你神魂颠倒。」

「你干什么，放开我。」潘金莲被西门庆的举动吓得大吃一惊，拼命挣扎。

「我想要你，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被你迷住了，没有你我会发疯的。」西门庆抱住潘金莲的脖子，嘴在

她的粉脸上乱吻。

「别呀，你放开我啊。」潘金莲边叫边挣扎，但娇小无力的她哪里挣得过身高力壮的西门庆，只见西门庆一手

抱住她的身子，一手利索地解起她的衣裙，没两下就把她的上衣拉开了，露出两只高耸丰满的大乳房。

「好美。」西门庆惊叫一声，一手立即按到了乳房上，按上去后只觉又大又软，一只手都盖不住一只乳房。

「好大啊，我从没碰到这么大的乳房。」西门庆赞叹不已，手指灵巧地在上面按摸起来，一会儿在上面轻轻抚

摸，一会儿在乳蒂上轻按，极尽挑逗之能事。

「别，别，你放开我啊。」潘金莲口中还在叫着，身体仍在挣扎，但力度越来越小。

乳房向来是她的性敏感部位，一旦被人摸上，就会产生快感和慾望。如今落在西门庆这个勾女高手的手中，在

他的熟练的抚摸下，只觉阵阵痒痒的快感慢慢升起，同时下身也被西门庆翘得硬硬的老二顶住，虽隔着衣服仍可感

觉到它是那么硬，那么长，以前跟武松抱在一起时已没感觉到老二顶得这么紧，可能比武松的更大更长，随着她身

体的扭动，西门庆的老二也在她的下部摩擦，把她的下部擦得痒痒的，阴道也慢慢湿了。

「我不能这样，这样会对不起武松。」潘金莲想到了，身体又开始挣扎起来。

「别动了，我会好好对你的。」西门庆把手伸到下边，抓住她的裙带，用力一扯，带子啪地一声断了，随手往

下一拉，束身裙一下掉在了地上，露出了白白的屁股和大腿。

「别呀，你饶了我吧。」潘金莲一见裙子被扒掉了，心里顿时绝望起来，她知道身子要被西门庆占有了，可她

不敢拼命挣扎，内心深处也不想挣扎了，因为慾火越来越旺。

「来吧，我的亲亲。」西门庆快速脱掉自已的裤子，分开潘金莲的双腿，挺起老二就往里插，他是个采花老手，

老二一下找到地方，只觉洞口湿湿的，看来她早就发骚了，用力一挺，老二全根而入。

「呀哟！」潘金莲大叫一声，只觉一根又大又长的老二插了进来，把空旷的阴道塞得满满的，阴壁被全力撑开，

又紧紧地裹着老二，你撑我吸，磨擦的快感迅速升起。

西门庆把潘金莲抱放到屋内桌子上，提着她的双腿架在肩上，下身紧贴着她的双股间，屁股飞快地耸动，粗和

长的老二在潘金莲的阴道中进进出出，只觉每次插进去都被她的阴壁包得紧紧的，抽插之间肉感阵阵，快感不断。

真是一个百里挑一的仙人洞。

西门庆阅女无数，第一次碰到这么紧的骚洞，兴奋不已，越发大力抽插起来。

随着西门庆的抽插，潘金莲只觉阴道里舒服无比，只觉下下都插到花心上，每一下都带来阵阵销魂的快感，一

下完了又想等下一下，不由自主地挺起屁股迎送起来，原来推着西门庆的双手变成了搂着他的脖子，全身随着他的

动作而扭动起来，眼里开始媚光流露。

「爽不爽，我的亲亲。」西门庆卖力地插着，见到潘金莲开始配合了，立即低下头，向她吻去，潘金莲抬起身

子，张开双唇向他迎来，两个人的嘴唇立即搅在了一起。西门庆的舌头在潘金莲的口腔中搅着，立即被潘金莲的舌

头缠住，双方你来我往，激烈对攻起来。

西门庆抽插良久，突然抽出老二，把潘金莲抱到桌边翻过身来，潘金莲立即双手撑在桌子边，翘起屁股，双开

双腿，西门庆扶着她的双股，挺着老二从后面插了进去，随后用力抽送起来，笑着说：「我的亲亲，你怎么知道我

要从后面插你。这么自觉。」

「你笑我，我不干了。」潘金莲扭动屁股，摇着身子，一幅骚浪模样。

「不敢了，别动，看我好好干你，让你过瘾。」西门庆大抽大送起来，身体不断撞击着潘金莲的屁股，发出阵

阵声间，不一会儿，潘金莲阴道中的淫水越来越多，抽插起来更是顺利，直插得潘金莲浪叫不已，屁股不停耸动，

不时扭过头来与西门庆吻一下，一幅骚浪至极的模样。

西门庆看着潘金莲骚浪样，真是绝代尤物，又美又骚，心里畅美异常，抽插得更是越来越起劲，狠狠地插了一

千余下，感到快感如潮水般涌来，知道要了，于是俯下身，贴在潘金莲的背上，双手抓住她晃荡的奶子，屁股狠狠

地抽插了几下，一种爽到极至的快感弥漫全身，精水一如注。

只听潘金莲也大叫一声，双手一伸，倒在桌上，阴道冲出来，喷到龟头上，刺起阵阵快感。

「我比起你家武大来怎么样。」西门庆把潘金莲抱在膝上，在她赤裸的身体上四处抚摸。

「你好坏。」潘金莲在西门庆怀中扭捏作态，一手抱着他的脖子，一手去扯他的耳朵。

「别，好痛哟，娘子放手，我再也不敢坏了。」西门庆故作疼痛状，双手却按着潘金莲的双乳用力揉着。

两人正在嬉笑间，突然门被打开，王婆走了进来，吓得两人忙着找衣服，潘金莲更是惊慌失色。

「呀哟，我老婆子才出去一下子，看你们做出什么丑事来了，我要去告诉武大。」王婆说着要走。

「王婆，你别走，饶了我吧。」潘金莲急忙拉住王婆。

「王婆，你别气嘛，有事好商量。」西门庆连忙关上门，把王婆拉到桌边坐下。

「那有什么商量，你们两个做出丑事，以后武大找我怎么办。」王婆故作正经状。

「这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金莲不说，别人谁也不会知道。当然我有好处给你啦。」西门庆说。

「那好，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帮你们了，以后你们想做，还来我这里。」王婆立即转弯。

「不会了，以后不会做了。」潘金莲抖擞地说。

「我说金莲，你这像什么话，你既与西门大官人好上了，就要对他好，我看在你们的情感上给你们包容一下，

如你与他只是一时偷情，没有感情，我最看不惯这种乱搞的人，那我一定要告诉武大。」

「别，我求你了。」潘金莲一下跪在王婆面前。

「你别跪，只要你答应以后还跟西门官人来往，我就帮你们，否则，就不要谈了。」

「金莲，你就答应了嘛，我以后也不会亏待你的。」西门庆推了推潘金莲。

「那我就答应了，不过你们可要给我保密，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呀。」潘金莲现在知道他们是伙同引她上勾的，

可如今上勾了，只好任他们了。

「这才是我的好娘子嘛！」西门庆一把将潘金莲抱在怀中，抱住她的脸就亲。

「别这样，王婆在这里呢。」潘金莲瞄了王婆一眼，脸上不好意思。

「哈哈，你们年轻人就是精力足，你们玩，我出去。」王婆笑着关门出去。

王婆一出门，西门庆就把潘金莲抱坐在他的大腿上，让她双腿分开，抬起她的屁股，把老二凑近阴道口，潘金

莲立即沉身一坐，老二顿时全根插入，两人立即又弄起来。

6 、捉奸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过后，回到家里，直觉像过了一个世纪似的，心中隐隐有一丝后悔，没想到自已

就这样与一个才见了一面的男人通奸了，他并不是自已喜欢的人，自已喜欢的人可是武松啊，怎么办？自已还有脸

见武松吗？这事要是让武松知道了怎么办？他肯定会鄙视自已的，天啦！我干了什么了？想着想着就发呆。

武大回来了，她也没心情去做饭，武大一见不妙，自已赶紧去做了饭，喊潘金莲来吃，她却一扭身就走进了卧

室，倒在床上发呆。

这是为什么呢？武大早早吃了饭，躺到潘金莲身边，在她额头上摸了一下，没发烧，问道：「金莲，你哪里不

舒服。没什么，心情不好。」

潘金莲看着武大丑陋的样子，想起西门庆的话，不禁心烦起来，把被子一蒙，不再理武大。武大只好默默躺在

她旁边睡了。

第二天一早，武大走了不久，王婆就走了过来，对潘金莲说：「西门大官人来了，在等你呢。」

潘金莲昨晚想了一夜，觉得一定得与西门庆继绝来往。于是对王婆说：「婆婆，我昨日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

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想再与他来往了，我有家呢。」

「呀哟，现在装成节妇样了，我跟你讲，你到我家与西门官人偷情，可是你自已干的，我可没强迫你，现在你

把人家的情调起来了，又想撒手不干了，西门官人还以为是我老婆子说了什么坏话呢？那我以后可有罪受了，在清

平谁敢得罪西门官人，你不要以为你不干了就可保住名节了，惹火了西门官人，他什么事不敢说出来，那时你后悔

就来不及了。」王婆立即把脸摆起来。

「可，可，我怕让人知道啊。」潘金莲急得泪水直流。

「怕什么，在我家保证不会让人知道，去吧，跟着西门官人，又体面又有吃有穿，怕什么。走吧，走吧。」王

婆边说边拉，把潘金莲拉到了她家。

「好娘子，我等得都快发疯了。」西门庆一见潘金莲进来，也不管王婆在旁边，一把就将潘金莲搂了过去。

「官人，别这样嘛，我怕呀。」潘金莲还想挣扎一下。

「你怕什么呀，在清平我就是老大，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谁给你一点委屈，我要他好看。你看你看，脸都有红

了，越发好看了，天下的美都到你的身上来了，让爷想得发狂啊。」西门庆的手从潘金莲的胸前伸进去，摸到了她

一对丰乳，立即在上面按摸起来。

「你们玩吧，我出去照看了。」王婆对着两人笑了笑，转身出门。

「心肝，你想我不想？」西门庆在潘金莲嘴上吻了起来，潘金莲起先还闭着嘴，被他舌头钻了几下，就把嘴唇

张开，西门庆的舌头立即伸了进去，双人的舌头搅成一团。

随着西门庆上下摸按，潘金莲开始发出销魂的哼哼声，身体开始在西门庆怀中扭捏起来，配合着西门庆解衣脱

裤的动作，伸手弯脚，让西门庆很快就把她全身脱得光光的。

「好白，好美啊。」西门庆仔细看着潘金莲赤裸的身子，赞叹不已，只见她俏脸含春，凤眼勾魂，双峰傲立，

腰腹平坦，屁股圆翘，大腿丰腴修长，浑身上下无一不是女人的极致，活脱脱一个绝代娇娃。

「你看什么呀？」潘金莲见西门庆盯着自已发呆，禁不住娇嗔起来。

「我在看一个仙女呢。真是太美了。」西门庆口里啧啧称赞，双手在她娇艳的肉体上抚摸着。

「就你嘴甜。」潘金莲笑着点了他的额头一下。

「我下面更甜。」西门庆笑着把潘金莲抱到床上，快速脱光自已的衣服，扑在她身上，分开她的双腿就开始进

攻。

潘金莲早被西门庆摸得慾火如焚，把双腿叉开，迎着西门庆的老二凑过去，两个色中高手配合得天衣无缝，老

二一下对准，直插洞底。

「哼，好爽。」潘金莲立即叫了起来，屁股一挺一挺的，配合西门庆的抽插。

「好心肝，今天我要把你干过够。」西门庆急不燥，采取九浅一深的办法，边插边摸，逗得潘金莲人停地向上

挺着阴部，希望他插得更深些，好人，插深一点嘛，用力点嘛。浪叫不已。

两人刚插了几十下，突然王婆闯了进来，把两个干得正火热的男女吓了一跳。

「王婆，你干什么？没看过人家做爱？」西门庆有点不悦。

「官人，我是想问一下，你们要在这里吃中饭吗？要吃点什么？老身给你们去买。」

「随便好吃的买来就是，何必进来问呢？」西门庆口里说着，下面仍抽插不已，潘金莲双手盖着脸，不敢看王

婆，屁股却仍人停地上下挺着，老二在她阴道中进进出出，插得淫水开始响起来。

「不知西门官人有没有钱？我现在手头紧，没钱买菜。」王婆笑着说。

「你看你不早说，就知道要钱，我那边衣服袋里有几两银子，你随便拿好了。」西门庆不耐烦地说，突然加快

了抽插节奏，一下下都插到尽根，直抵花心，把潘金莲插得忍不住浪叫起来，也顾不得面子了，双手搂住西门庆的

脖子，全身扭动起来，口中淫叫不已：「哦，哦，受不了，插到底了，爽死了。」

「武家娘子，你现在知道西门官人的好处了吧。」王婆拿了银子，对着骚浪的潘金莲做个鬼脸，拉开门出去了。

「都怪你，让人家笑话我了。」潘金莲在西门庆身上打了几下。

「都怪我，都有怪我，我现在补给你还不行吗。罚我今天服侍你五次好不好。」西门庆快插越快，潘金莲只觉

一根火热的肉棒在她里面横冲直撞，时而撞向这边，时而撞向那边，再一会又直插花心，搞得她快感一阵接着一阵，

爽快无比。

「你没吹牛吧，可干五次？」潘金莲对着西门庆浪笑着，媚态毕露。

「那咱们今天试试看吧！就怕你吃不消。」西门庆故意逗潘金莲上勾。

「我吃不消？今天你有本事尽管拿出来，一定让你软下服输。」潘金莲的骚劲起来了。

这一天，两人在王婆的屋里鬼混了一整天。潘金莲彻底打消了顾虑，开始与西门庆放松鬼混起来。

＊＊＊＊＊＊＊＊＊＊＊＊＊＊＊＊＊＊＊＊＊＊＊＊＊＊＊＊＊＊＊＊＊＊＊此后一段时间，只要武大前脚

出门，潘金莲后脚就到了王婆家，大白天与西门庆奸混。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多久，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的事就传得沸沸扬扬，只武大一人蒙在鼓里。却说清平

县城有个挑担子游街卖水果的小伙子名叫郓哥，以前每日在街上见到西门庆，大官人叫几声，西门庆总要给几个钱

给他买点水果吃，这一段却寻不着他，一打听，原来天天呆在王婆的屋里与潘金莲鬼混，心里替武大叫屈，却不敢

告发。

这日，他转了大半天，也没卖掉几个，想着西门庆等下会从王婆店里出来，干脆守在她门口等西门庆，他快活

出来，心情肯定好，说不定好打发几个钱，比游街强多了，于是挑着担子到王婆店门口不走。

王婆见郓哥这样，心里奇怪，就出来问他为什么呆着不走，郓哥说在这等西门官人，王婆做贼心虚，当即说：

「这里哪有什么西门官人，你要等到街上去，别在这里现象。」

郓哥却是个软硬不吃的人，一见王婆这样，当即变了脸色，说：「你们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谁不知现在西门

官人天天在这会情人呢。」

王婆一听，更不得了啦，说：「我打死你这个咬舌头的傢伙，你要再乱说西门官人不放过你的。」见郓哥不走，

立即把拴在门口的狼狗放出来，吓得郓哥撒腿就跑，虽跑得快，裤子还是被那恶狗咬破了，要不是王婆把狗唤回，

肯定得交伤，但他的一担水果却全部掉在街上。

「这恶婆娘，做了丑事还这么恶，这口气不出，我郓哥永不为人。」郓哥想着就有气，不一会儿就想起来了一

个办法，急急地走到街上，找到了正在卖烧饼的武大，把他拉到一边，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事各和盘托出。

这武大这段时间每次回去时发现潘金莲都没开火做饭，好多次是他到家了她才从王婆处回来，而且每晚都不与

他做爱，本就疑心，现在听了郓哥这么一说，虽不全信，也信了七分了，如是说：「他们现在在哪里？」

「还在王婆家里，你要捉奸得赶紧去。那就赶快走吧。」

武大收拾担子就走。

「武大你别急，你这一去，王婆守在门口，你还没进去，里面就知道了，不如这样，我先去把王婆引开，你再

进去捉奸。」郓哥帮着出主意。

「好，这主意好。」武大心慌意乱，一切听郓哥安排。

两人走到王婆店前，郓哥先跑过去，对着王婆大骂：「你这死婆娘，我又没惹你，你为何放狗咬我？」

王婆一听，气来了，抓起一把扫帚赶了出来，说：「看我打死你这个狗杂种。」

郓哥等她一过来，立即抱住她，顶在院门口，与她撕打起来，武大一见立即提了一根扁担，冲进院里，到处找

潘金莲两人。一走到后院，就听到左边房里传来男女做爱的浪叫声，他顿时怒火焚心，知道潘金莲偷汉的事情是确

实了，顺着声音向那屋走过去。

此时，潘金莲正翘着屁股，让西门庆从后面干她，只见她双手撑在床沿，双脚站在地下，披散着头发，双乳晃

荡着，屁股不停地前后摇动，配合着西门庆的抽插，边摇边叫：「好丈夫啊，你用力干，插到底了，我受不了啦…

快，快点…我要回去了。」

「还早呢，再玩半个时辰不要紧。武大没这么快回来，今天我们才干三回，等下还要干一回。」西门庆扶着潘

金莲的大腿，卖力地抽插着，把潘金莲插得前后摇晃不已。

武大听着屋里淫声浪语，那里还忍得住，一脚踢开门，大叫：「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背着我干的好事。」举起

扁担冲了过去。

武大这一声怒吼，只把里面两人吓得肝魂断裂，潘金莲整日最担心的就是被捉，一旦事情真的来临，只吓得身

子一软，倒在地上，但那西门庆可不是等闲之辈，也学过几手掌脚，一见武大拿着棍子砸过来，身子一闪，躲过棍

子，顺手一抓，便抓住了武大的胸，用力一拳打在他胸口，随后一脚步踢去，把武大踢飞出去，撞在墙上，大叫一

声，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就凭这点本事，敢来捉本大爷的奸，找死啊？」西门庆拍拍手，穿上衣服走了。

「武大，你怎么啦？怎么啦？」潘金莲一见武大倒在地上，顿时慌了，连忙把他扶起来，眼见他呼吸困难，急

忙将他扶到家里，叫也医生来看病。

「这下伤得很重，可能要好多天才能好。」医生开了一些药后就走了，潘金莲服侍武大吃了药，过了好一会，

武大才缓过气来，一见潘金莲就破口大骂：「你这贱货，竟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等我兄弟回来，不把你们扒掉一

层皮才解我的恨。」

「武大，是我错了，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告诉武叔叔，好不好。」潘金莲苦苦衰求。武大一声不吭。

接下来几天，潘金莲在家里细心照料武大，对武大骂骂咧咧也不还击，默默用泪水为自已的过失赎罪。她知道，

武大再怎么骂都无法抵消自已的罪过，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尽快好起来。武大见她这样，骂了几天，渐渐地也就骂

的少了，他实在舍不得这个美若天仙的老婆，虽然知道她做了对不起自已的事，一见她对自已这样，又觉得她好可

怜，内心深处想原谅她了。

＊＊＊＊＊＊＊＊＊＊＊＊＊＊＊＊＊＊＊＊＊＊＊＊＊＊＊＊＊＊＊＊＊＊＊这天，王婆又走到潘金莲家，

潘金莲一见她，立即对她怒目而视，说：「你还来我这干什么，害得我还不够吗？」

「武家娘子，你误会了，我是给你送药来了，西门官人对那天的事过意不去，从他药铺里挑了一些上好的治外

伤的药来，很贵的，知道你们没钱买不起好药，叫我给你送来了，说早日治安了武大，还要来给他陪礼呢。」

「别来，千万别来。」潘金莲忙说。

「那好吧，这药你收下吧。」王婆把药递过来，潘金莲略一迟疑，就把药接了过来，她也在想要是买点好药给

武大，可能好得快点。

这天夜里，潘金莲把西门送来的药煎好，端到武大的房里让他吃，武大一见不是以前吃的药，请问是哪来的，

潘金莲实话实讲了，武大一听坚决不吃，说：「我宁可死，也不吃他的药。」

「武大，你这样，我也只好陪你去死了。」潘金莲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别这样，金莲，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你跟着我确实是委屈了，只要你肯跟我继续过下去，我就算了，弟弟

回来也不告诉他了。让他知道了，他那性格会杀了西门庆，那他自已也跑不了。」武大说。

「真的，武大，这真好，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潘金莲激动得伏在他身上哭了起来。

潘金莲哭了一会，端起药碗说：「武大，你还是把药喝了吧，药是治病的，早日治好对身体好啊。」

「既然这样，我就喝了吧。」武大端起药碗，一下把药喝了下去，药刚进肚，突觉肚子剧痛起来，手一松，碗

掉在地上摔个粉碎，武大已是痛得缩成一团，双目圆睁，艰难地说道：「你这恶婆娘，好狠啊。」话音一落，头一

歪就断了气。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潘金莲措手不及，失声惊叫：「武大，武大，你怎么啦？怎么啦？」

任她拼命摇着他的身躯，已得不到任何反应，已断气了。

「是西门庆害的，是王婆害的。」

潘金莲发疯似的冲到王婆家，发现西门庆正在那里与王婆说笑，潘金莲一见，立即抓住西门庆：「你害死了武

大，是你害死的。」

西门庆用力把潘金莲推倒在地上，恶狠狠地说：「你发疯了是吧，是你自已在家毒药给武大喝的，与我们有什

么关系，谁见我们进了你家门，我告诉你，赶快回去埋了武大为好，再闹就要把你送到大牢里。」

「你们害人不眨眼，天理难容……」潘金莲绝望地跑回了家，扑在武大的尸体上痛哭不已

7 、报仇不表潘金莲安埋武大。却说武松押犯人交了差，即马不停蹄往家赶，为早日回家与嫂子团聚，一路上

起早贪黑，比去时还赶得紧。跟班们搞得很辛苦，说：「都头，你这是为哈，我们现在无事一身轻，正好借此机会

一路上吃喝玩耍，赶这么急干哈。」

武松也觉过意不去，于是说：「这样吧，你们慢慢走，我先走一步。」「那怎么行，都头你到了，我们没到县

太爷要怪罪下来的，走吧，走吧。」

「那回去，我请你们吃酒。」武松笑着说。

「好呀，你说话算话。」一行人急急往回赶。

这样赶了二十余天，终于到了清平城外，正要进城，突然听到一个人喊：「武都头，武都头。」

「谁呀。」武松顺着声音处一看，发现是城里卖水果的郓哥在向他招手。

「什么事。」武松走了过去。

「借一步说话。」郓哥把武拉到一边，把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害死武大一事和盘托出。

「什么？」

武松顿时觉得五雷轰顶，眼冒金花，一把抓住郓哥：「你说的可当真。敢骗我不要命啦。」

「当真，当真，武都头你过去看，屋里现在还布着你哥的灵堂呢。」郓哥感觉到武松抓住他的手在发抖。

「我不把这对奸夫淫妇碎尸万段誓不为人。」武松拨出腰刀，向城中疯奔而去。

潘金莲一身素白，正在武大的灵前默默流泪，突然门被猛地踢开，武松疯一般冲了进来，一见武大的灵位，一

下跪下灵前，哭吼着：「哥啊，弟弟来迟了，你怎么就这样去了。」

「叔叔。」潘金莲一见武松，心就碎了，欲要上前扶他。

武松抬起一脚，踢得她飞摔在地上，一跃而起，一脚踏在她的胸前，怒吼道：「你这千刀万剐的淫妇，为什么

要害死我哥。」

潘金莲的胸口被压得像要破裂似的，一种死难临头的感觉袭上心头，可她没觉得恐惧，她早就等待这一刻的到

来，心中甚至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一死百了，不要再在人世间受苦了。

「你说不说。」武松抽出腰刀，指着潘金莲的脖子。

「叔叔，是我对不起武大，不过武大不是我害死的，我也不想活了，你杀了我吧，但你要记着害死你哥哥的是

西门庆和王婆。」潘金莲闭上眼睛，等着武松的刀落下。

「好，我成全你，不过你得等一下，等我把西门庆的王婆抓来，一起在我哥灵前以你们的人头祭祀我哥冤灵。」

武松说着就把潘金莲绑了起来，用布塞住她的口，放入房中，锁上门，直奔对面王婆家而去。

哪知一冲进门，发现王婆家已是一个人都没有，原来王婆算计武松这段时间可能要回来了，天天注意这边的动

静，武松冲进屋刚好被好看见，立即撒腿就跑，跑到西门庆家，连声说：「西门大官人，不好了，不好了。」

西门庆正在屋里与第四房小妾孙月娥混，听到王婆跑到家来吵闹，有点不高兴，走出来说：「什么事，大惊小

怪。」

「武松回来了，现在正在家里打潘金莲呢。」

「打打也好，谁叫她这段时间不理我了。」西门庆外表保持镇静，内心却在急切地转着脑筋，思索对策。

「他肯定会跑过来杀我们的。」王婆颤颤抖抖，说话声音也变了。

「行了，哪就让他来杀吧，保证让他有去无回。走吧，我请你喝酒压惊。」西门庆把王婆带入内院。

武松没找到王婆，就直奔西门庆的家中而来，他当都头时曾应邀来过西门庆的家中，此时已是傍晚时分，天色

开始暗下来，他不走正门，从侧面围墙翻了过来，直奔西门庆的内院。

略一寻找，就发现西门庆与向几个女人在假山边的亭子里喝酒，当即偷偷靠近，西门庆背朝着武松的来路，毫

无觉察，武松一靠近亭子，即大喝一声：「西门庆，纳命来吧。」利索地抓住西门庆，手起刀落，西门庆的人头已

经落地。

武松提着西门庆的人头冲出亭子，欲往外冲，突然，一个大网从天而降，一下把他罩在里面，心中一惊，暗叫

：「中计了。」欲要挣扎，已被死死绑住。

「哈哈，武松，我就知道你要来，你现在杀了人，恐怕是难逃杀头之祸啊。」西门庆笑哈哈地走了出来，原来

刚才哪人是西门庆家的一个仆人，刚才西门庆叫他穿着他的衣服在亭子里喝酒，不知什么意思，没想到当了西门庆

的替死鬼。

「西门庆，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总有一天不得好死。」武松气得破口大骂。

「哈哈，我不得好死，不过肯定比你活得长，哈哈，王婆，你说是不是。」

「西门大官人，你真是神机妙算，以后当然长命百岁。」王婆一见武松落了网，高兴得不行。

「贱人，总有一天，要把你碎尸万段。」武松对着王婆怒吼。

「得了吧，你先考虑叫谁来给你收尸吧，带走，送县衙门。」西门庆手一挥，家丁们把武松推走了。

「什么，武松被西门庆抓了！」潘金莲听到这消息，真比杀了她还难受。

「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我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潘金莲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呀哟，金莲呀，你还在苦什么，现在武松也被抓了，你可放一万个心了，西门大官人叫老身过来问一下，什

么时候与官人会一会，他想把你娶进门呢，那是你的造化，以后就是富贵人家的夫人了。」王婆走了进来。

「别说了，我见到你就恶心，不是你，武大不会死，武松不会杀人。」潘金莲抓起桌上的擦桌布扔在王婆的脸

上。

「金莲，你别这样，与西门官人偷情，可是你自已做出来的，现在武家两兄弟都要死了，你也要找个地方是不

是，老身是为你着想呀。」

「我死了不嫁给西门庆。」

潘金莲走到窗前，双眼无神地望着窗外，流着泪说：「我活不下去了，等武松一死，我给他收了尸，也就要随

他去了。」

「呀哟，原来你对武松这么有情意呀，老身以前可没看出来，看你可怜的样子，老身也受不了，给你出个主意，

你答应嫁给西门官人，西门官人帮你去说情，饶你武松叔叔不死，你看怎样。」

「能做到吗？」潘金莲一听可以饶武松不死，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希望。

「只要西门庆能让武松不死，我就嫁给他。」潘金莲咬咬牙，下了决心。在她心中，武松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我去说说，说实话，西门官人对你可是想得紧，没有你整天愁眉苦脸，一定会给你这个面子。」王婆

说着就走了。

果然，西门庆对潘金莲可是爱得不行，虽然放了武松有点不甘心，但见潘金莲一直坚持，只好让步，在他的活

动下，武松被判充军。

武松也不知自已为何能得免一死，相熟的牢头告诉他是西门庆给他说的情，他说什么也不信，但不死总比死好，

这一日，两个公差押着武松前往充军地。

刚走出城边不远，只见潘金莲一身素白，立在路边，两眼泪花连连地望着他。

「你这贱货，还有脸来见我，那天没先杀了你，真便宜你了。」武松一见她火就上来了。

潘金莲扑通跪在武松面前，抱着他的脚说：「叔叔，你骂我吧，不过以后要当心自已的身体，本来我没脸来见

你了，想一死了之，但为了让你免死，我只有嫁给西门庆了，西门庆说如我不好好嫁给他，好好活着，就要把你害

死，我以后没法照看你了，你保重。」说着把一个包袱塞在他手上，哭着走了。

武松一下呆了，他知道了自已免于一死的原因了，他更隐隐约约感觉到潘金莲的无奈与委屈，也许她有千般错，

但她还是爱他的。默默地打开她送的包袱，发现里面有一封信，是潘金莲用血指头写的，写着她的过失，写着她的

思念，也写下了西门庆毒害武大的经过。

「嫂子，我原谅你了，我要回来救你，要回来报仇。」武松心里发出了誓言。

在武松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充军之路的时候，潘金莲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坐上了西门庆家抬来了花轿，成了西门

庆的第五房小妄。

8 、报应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当武松想在军营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来去把嫂子救出苦海时，军营却不让他表现，监管人员不把他们当人看，

整天打骂、体罚，武松忍无可忍，与同时充军的王矮虎一起杀了监管人员逃出军营，一路流浪，终到梁山泊投靠宋

江，当了义军的一名头领，几年冲冲杀杀，梁山泊的势力日益强盛，大有称霸山东之势，而武松打虎出名，在梁山

泊也是声誉日隆，成为排名第十位的头领，而一起上山的王矮虎更是幸运，竟由宋江作主娶了艳冠八方的扈三娘为

妻。

这日，武松在王矮虎的婚宴上喝得灿醉如泥，第二天王矮虎来找他时仍是醉意浓浓，懒床不起。

「兄弟，你这是怎么哪，从没见你醉过酒。怎第醉成这样。」王矮虎大为意外。

「我这是心醉，不是真醉啊。」武松说着就流下泪来。

「什么事，兄弟给当哥哥的讲，你我生死与共，有什么事一定要与我讲。」王矮虎把武松扶了起来。

「看到哥哥喜结连理，我想起了我嫂子，她现在还在受苦啊。」武松一口气把潘金莲的事讲了出来，只是对自

已与潘金莲通奸的事略过不题，只说自已与她互相倾慕。

「有这种事，那现在我们带一帮人赶到清平，赶紧把你嫂子救出来啊。」

「就怕宋大哥不肯。」武松早就想要去闹清平，但梁山泊规矩森严，没有允许不能出去。

「弟弟你找宋大哥请假说要探亲，我叫几个得力手下偷偷跟你去，杀了西门庆就赶紧回来。」王矮虎作好了策

划。

＊＊＊＊＊＊＊＊＊＊＊＊＊＊＊＊＊＊＊＊＊＊＊＊＊＊＊＊＊＊＊＊＊＊＊潘金莲在西门庆家中已度过三

个春秋了，开始时还存在思念武松的念头，但过了一年左右，听说武松在军营里杀了人，逃了出去，这几年也没听

到声讯，慢慢的思念渐渐消散，破罐子破摔，在西门庆家中与西门庆整日淫乱，为报复西门庆，又偷偷与他的女婿

陈经济搞上了，两人不时偷情，连她的使女春梅也被她拉下了水，与陈经济有了一腿。

这天晚上，西门庆到一个朋友家中吃喜酒，要很晚才回来，陈经济乘机来到潘金莲的房中，一进门，只见潘金

莲披着一件淡黄色的丝绸睡衣坐在梳妆台前描眉，睡衣前面没系上，胸前敞开着，露出胸前两个雪白高耸的丰乳，

一条修长丰腴的大腿搭在另一张椅子上，稀疏的阴毛清晰可见，分外妖娆。陈经济凑到她身后，从后面抱住了她的

身体，双手在她的丰乳上按摸起来，潘金莲任其按摸，自顾自描着眉毛，口中不时发出轻轻的哼哼声。

陈经济一手向下，探到阴道边，轻轻揉着阴唇，不一会，阴唇开始湿起来，他的一根手指轻轻地伸了进去，在

里面左右搅动起来。

「死经济，又来偷丈母娘了，不怕天打雷劈。」潘金莲扔了描眉毛，反手搂住了陈经济。

「五娘，想死我了，十几天没干你了，想得我好慌。快点给我吧。」陈经济一把将潘金莲拉起来，把她按在梳

妆台上，抬起她的大腿，掏出老二就往里插，潘金莲用手轻轻一带，陈经济的老二一下插入，随即抽插起来。

「十几天没干你丈母娘，今天想干多久啊。」潘金莲耸动着身子与陈经济奸弄，脸带媚笑地问他。

「五娘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陈经济对潘金莲的美色极为贪婪，每次都是使尽全力，变着花样与潘金莲奸弄，

让潘金莲享尽淫瘾。

两人正干革命得起劲，突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传来一声轻呼：「金莲，金莲。」

潘金莲一听到这声音好熟，连忙止住陈经济，应声道：「谁啊。」

「是我，武松。」声音坚定有力。

「什么！」潘金莲惊得一把将陈经济推开，慌忙找衣服，手忙脚乱的穿上，一边对陈经济说：「你快从后门出

去，快点。」

陈经济一下没回过神来，见潘金莲吓成这样，心也慌了，急急向后门跑去。潘金莲一打开房门，一个魂牵梦绕

的人立即现在眼前，真的是武松，他还是那样高大威武，疑在梦中，一下呆住了。

武松看着潘金莲，只见她仍是面若桃花，身如杨柳，俏丽而婀娜多姿。

「叔叔，是你？」

「金莲，是我。」

「想得我好苦啊。」潘金莲一下扑在武松怀中，武松抱起潘金莲，走进屋内，关上门，把她放在椅子上抱着她

一阵狂吻。

「叔叔，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哥，你打我吧，骂我吧。我这身子也不干净了，别弄赃你的身子。」潘金莲挣

开武松的怀抱，俯在梳妆台上痛哭。

「金莲，你的信我看了，我知道你的委屈，我原谅你了，我仍旧爱你，我要为我哥报仇，要把你救出火海。」

武松再次抱住了潘金莲。

潘金莲乖巧地躺在武松的怀中，嗯咽道：「你不是两年前就从军营里逃出来了吗，这段时间到哪里去哪」

「这些说来话长，我刚才找听到西门庆出去了，他要什么时候才回来？一般回到哪里？」武松爱怜地摸着她。

「以前肯定是回到我这里，这一年，他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叫李瓶儿的来当六妄，现在是去她那多，多半得过两

个时辰才能回来。」

「我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先在你这等，如回来了不到你这来，我再到李瓶儿哪取他的人头。」

「叔叔，你有把握吗，别又像上次那样。你还是回去吧，我怕你出事。」

「没事，我这次带了三十多个人来了，都在外面等着，这次一定把西门庆杀了以心头之恨。」

武松盯着潘金莲，见她比以前更加艳丽，身材更加性感风骚，久违的慾火从心里升起，老二迅速硬起来，潘金

莲坐在他的大腿上，很快就感觉到他的下部的变化，硬硬的老二顶着她的屁股，一种痒痒的感觉从下边升起，顿时

面脸起来，眼露娇羞神色，双手搂紧武松的脖子，紧紧地贴住他的身体，高耸的乳房顶在他的胸前，粉脸凑在他的

脸边，娇气吁吁。

武松看着潘金莲的模样，知道她动情了，禁不住伸手摸进她的胸口，按在丰满坚挺身而出的峰乳上摸捏起来。

潘金莲立即发出销魂的哼哼声。

「嫂子，我想你。」武松伸手捞起潘金莲的裙子，摸到大腿根处，发现她竟没穿内裤，一下就摸着了她的阴部，

只觉两片阴唇间已是淫水四溢，手指往洞口一探，一滑而进。心中暗想嫂子骚得好快。哪知她刚刚和陈经济正干得

欢呢，里面的淫水没乾，加上他的挑逗，自是淫水四溢，洞口大开了。

潘金莲哼了一声，伸出娇手按在武松高胀的下部，隔着裤子都可感觉到老二的火热，心里一荡，解开他的裤扣，

将武松又大又长的老二掏了出来，快速搓揉着。樱桃小嘴盖在武松的嘴唇上，两人贪婪地亲吻起来。

武松的老二在潘金莲的搓弄下，越来硬胀，像一根铁棍似的，又是硬又热，潘金莲忍不住俯下身来，一口将其

含入，武松兴奋地大叫一声：「爽。」

潘金莲俏眼瞄了他一下，摇头快速套动起来，粗大的老二在她的嘴里进进出出，由于太大太长了，她只能含进

一半左右，套了一会，她将老二吞出来，伸出舌头在龟头上轻轻舔着，然后顺着老二往下舔，最后含住了两颗丸子，

轻含轻放，一阵阵异样的快感传遍武松全身：「好舒服，再舔舔。」武松忍不住叫起来，低下身子，手从潘金莲的

胸口伸进去，握住她的乳房按揉着。

「我要你干我。」潘金莲抬起身来，搂住武松的脖子，下身直往武松的下部贴过来，老二一下顶在了她的小肚

上。

「你太高了。」潘金莲分开双腿，跨坐在武松的大腿上，抬起屁股，一手握着硬挺的老二，阴道凑了过来，抵

近阴道口，沉身一坐，老二全根而进。

「好大啊。」潘金莲对武松骚浪地笑了笑，随即扶着他的双肩，身子上下跳跃起来，阴唇紧紧地套着他的老二，

上下进出，胸前一对丰挺的奶子像两个欢快的小兔子不停地跳动着。

一对久别的情人顿时晕天黑地地干起来。潘金莲为报答武松对她的爱，调动全身所有的骚浪细胞，把近年来淫

乱生活练出来的床上功夫尽情的使出来，变着种花样给与武松大干特干，直弄了两个时辰两人仍在缠绵肉搏不已。

两人正在欲仙欲死，突然房门被推开：「金莲，你过来扶我。」西门庆喝得醉晕晕地闯了进来，全然没听到屋

里两人激烈作爱声。

武松一见西门庆进屋，立即从潘金莲身上一跃而起，光着身子冲过去，一把抓住西门庆，没等他反应过来，一

记重拳击打在他的太阳穴上，西门庆扑地倒地，瘫在地上不动不动，口中艰难地叫道：「呀哟，谁？谁？」

「西门庆，你看清楚，我武松来报仇来了。」武松搂着靠过来的潘金莲。

「你杀害我的哥哥，要你的命来还，你奸别人的妻子，今天我要把你的妻子让人奸尽。」说罢，从衣服中摸出

一支火药筒，点燃后向外抛去，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阵阵哭叫声。

武松已穿好衣服，将西门庆捆得扎扎实实，自已坐在椅子上，把他扔在椅边地上，双脚一只踩着他的胸口，一

只踩着他的脸上，西门庆已是奄奄一息，嘴角、胸口到处都是血，潘金莲虽对他恨之入骨，但毕竟是三年夫妻，平

时他对自已还不错，见他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暗然，不敢看他那样子。

不久，随着阵阵哭叫声，西门庆的另五个老婆与他的女儿西门大姐被推入了潘金莲的房中，一个人对着武松说

：「武头领，西门庆家中一共一百一十三人，除几个抵抗的被兄弟们打死外，其他都捆起来关在大厅里，这几个是

他的妻女，给带来了，其他的兄弟在抄他家的财物。」

「好，做得好，为了奖励大家，我看大家就在这里把这几个婆娘干了，她们几个每个姿色都不错嘛。大家有力

气要尽力使，把她们干到死为止。」

「多谢武头领美意。」这些梁山泊的军士一个个都是草民出家，平日干的是打山劫舍的买卖，住在山上，一年

到头难近女色，如今见了西门庆这几个如花似玉的大小老婆，一个个涎水直流，武松一发话，大家一轰而上，剥衣

的剥衣，脱裤子的脱裤子，把西门庆的五个老婆和一个女儿按在地上大干起来，干得这几个女人一个个鬼哭狼嚎，

看见潘金莲在旁边，连声呼喊：「五娘，救救我们啊。」

潘金莲看着不忍心，对武松说：「罪都是西门庆这畜生做的，就饶了这几个女人吧。」

武松不想驳潘金莲的面子，于是对地上那些人说：「各位兄弟，你们武家嫂子仁慈，要放了这几个女的，大家

干的时候轻的，留她们一条活路吧。」

那些人一边干一边说：「遵命，这些婆娘真水灵，太过瘾了。干一次不过瘾。」

武松坐在椅子上仔细端详西门庆的几个老婆，果然个个姿色出众。那年纪大点看上去三十多岁了，是大老婆吴

月娘，容貌倒是一般，但身材很好，两个乳房硕大无比，看上去比潘金莲的还大些；一个年在三十岁左右的，是二

娘李娇儿，浓妆艳丽，瓜子脸，丹凤眼，细腰肥臀，极是妖妖；一个年纪与李娇儿差不多的，却是不施粉黛，脸圆

眼正，极是耐看，当是三娘卓三儿；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女的，身材高挑，面容俏丽，乳大臀圆，当是四娘吴雪

娥，而那个二十出头的妇人一看就知道是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长得像西门庆，倒也模样周正，加上肌肤雪白，

煞是动人，最动人的是一位年约二十二三的妇人，一眼望去，真是令人销魂，俏脸、丰乳、细腰、圆臀、长腿再加

上雪白的肌肤，一个女人好到极的东西都恰到好处地在她身上集中起来，不用说就是把西门庆从潘金莲身边引走的

李瓶儿了。真是一个绝代尤物。

武松盯着李瓶儿赤裸的肉体，看着她被一个军士干得死去活来，全身扭动，禁不住咽了咽口水。

潘金莲见到武松眼色，知道他贪念李瓶儿的美色，于是捅了捅他的腰，笑着说：「心动了吧，自已上去干她呀，

她实在漂亮，不干可惜了。」

「不敢，不敢。」武松被潘金莲说得不好意思。「别不好意思，我不会介意的，你上去吧，我先去收拾一下东

西。」潘金莲笑着走进里间。武松得到潘金莲的鼓励，再也忍不住了，对着正在干李瓶儿的人说：「你先去看着西

门庆，让我来好好干干他的婆娘。」

「是，是。」那人恋恋不舍地把老二从李瓶儿的阴道中抽出来，走过去，狠狠地踩了西门庆一下，本已晕迷的

西门庆一下痛醒过来。费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簾的竟是众人群奸他的妻女的场面：只见一个人把吴月娘按在桌子

上，提着她的双腿大抽大插，李娇儿则被两个人前后压着，一人插着她的阴道，一个把老二塞在她的嘴里抽插；卓

三儿则坐在一个人的身上，上下动着；吴雪娥仰面躺在地板上，一个粗矮的汉子俯在她身上前后插，干得她奶波阵

阵，淫叫不已，他的女儿西门大姐身上到处是血条，一个人在她上面干着，另一个人拿着的根棍子敲打着她雪白的

胴体；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他最喜爱的李瓶儿正被武松大干，只见她跪在地板上，双手撑着地板，翘着雪白的屁股，

武松压在她的背上，老二从后不断地插着她的嫩穴，双手捞着她晃荡的丰乳，时抓时按，更要命的是李瓶儿看上去

很受用的样子，屁股不停地向后挺着，配合武松的抽插，口中浪叫不已：「插得好，用点力呀！」

西门庆看着看着，只觉胸口越来越闷，气喘不过来，一下又晕了过去。

「你爽不爽，比西门庆怎么样。」武松搂着艳丽无比的李瓶儿，大力抽插着，边插边拍打着她的圆翘的屁股。

「爽啊，你比西门庆会插，插得我好爽。」李瓶儿知道逆了他的意立会有杀头之难，故意装作很浪的样子，全

身扭动不已，让武松插得舒服不已，不时把俏脸转过来，与武松吻在一起，骚浪至极。狠狠抽插了千余下后，武松

觉得龟头热度上升，快感涌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得把西门庆所有的婆娘干了才行，于是舍了李瓶儿，转战西门庆

另四个老婆和女儿，最后在西门大姐的阴道里射了精。

众人把西门庆的老婆女儿干得死去活来，一个个软瘫地地上后，才把她们一一绑起，带上从他家抄到的财物，

把西门庆塞在一个包里，趁着天色刚明，城门一开，就出城而去。

出城二三里，武松就碰到了另一组去抓王婆的人，他们也行动顺利，将王婆抓到，武松叫军士们带着财物先走，

自已提了西门庆和王婆来到城外武大的坟地，血溅坟墓，将西门庆与王婆一人一刀结果在武大坟墓边，把他们的人

头供上，祭祀了哥哥后，携潘金莲往梁山泊进发。

9 、双征四月的粱山泊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树枝长出嫩芽，柳条抚着，柳条抚着水面，鸟儿在林中穿梭，鱼

儿在池中游荡。春天让万物复甦，生命在春风中成长。

在梁山泊第五步兵营里，统领武松正带着他亲爱的嫂子潘金莲在自家院里练习刀法。

潘金莲来梁山泊已快半年了，虽碍于名义，她没与武松举行婚礼，不过她却与武松像夫妻般生活着，天天沐浴

在爱的阳光中，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此时，她才真正体会到生活是多么美好，生命是多么可贵。

这段时间官兵没来骚扰，梁山泊的英雄们一面加紧练兵，一面好好享受着生活。闲来无事，潘金莲就缠着武松

教她练武，武松想着她进了梁山泊，以后是过着在刀口舔血的日子，学点总比不学点好，所以打起精神，没事就教

潘金莲学习武松刀法。

这武松刀法是武松少时在外遇到一世外高人，在其门下苦练十年才练就的绝技，因以前江湖上并无见过，所以

武松这刀法一出世，立即在江湖上闯出极大的名声，人称武松刀法，而武松凭着这刀法在江湖上鲜有对手，成为一

等一的高手。

当然，潘金莲此时已是二十余岁，要学这刀法是晚了点，但武松刀法有一特色就是刀锋薄，刀身轻，基本招式

简单诡秘，功力越深刀法变化越多，而功力浅刀法变化就少，但还是让人防不胜防，非常实用。

潘金莲跟着武松学了四个多月，竟已把整套刀法的基本招式学了八分左右，走到外面，应付等闲三四个男人是

没问题了。

「看刀。」

随着潘金莲一声娇喊，只见她婀娜的身子轻巧一扭，右手的戒刀从腰间向后刺出，刀到中途，刀尖一抖，刀却

横着砍了过来，变刺为劈，重重砍在武松的刀上。

「好，使得好。」

武松喜笑颜开：「嫂子真聪明，这一招当时我学了三天才学会，嫂子一个上午就学会了。」

「你就会夸我。」

潘金莲收了刀，投身入怀，扑在武松怀中，娇喘道：「学武真累，一个招式学了不知几百遍了，骨头都要散架

了。」

「这就是你的内功差了，我们到屋里练习气功吧。」

武松轻轻地揽着潘金莲的身子，爱怜地擦着潘金莲脸上的汗水。

「你抱我进去。」潘金莲搂着武松的脖子，脸凑到他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他一下。

「你真懒。」武松一把将潘金莲抱起，边吻着她边向屋里走去。

「开始练功吧。」武松把金莲放在床上，要起身却被她紧紧抱着。

「让我休息一下嘛。」金莲娇嗔道，紧紧地抱着武松，武松一松手，整个身体压在了她的身上，压着她胸前一

对高耸尖挺的乳房，立即传来麻痒痒的感觉，看着貌美如花的金莲，心中一荡，立即张口吻住了她的嘴唇，金莲的

嘴轻轻一启，一条软软的舌头伸了进来，两人的舌头立即缠在一起。

金莲边与武松吻着边扭着蛇一样的腰身，双腿慢慢分开，让武松的下身压到双股间，小腿圈到武松的后面，在

他的双腿至屁股间轻轻地擦着，双手从他的脖子一路往下摸，摸到腰间，伸到胯部，摸住了鼓鼓的一片，随即在上

面搓动起来。

武松的慾火一下就被撩拨起来，嘴唇离了金莲的口，从她下巴、脖子一路向下吻，吻到了她雪白的胸脯，双手

利索地解开了她的胸衫，除去肚兜，两个丰乳立现眼前，武松的嘴唇立即压上，含住乳头吻了起来。

「哼哼。」

武松的嘴唇一离开金莲的嘴唇，她立即发出销魂的哼叫声，两腿在他的身上擦得更快了，小手利索地伸进了武

松的裤裆中，握住早已硬翘的老二上下摸捏起来。

武松手口并用，口里含着一个乳头，手里握着一个，不时变换着，金莲的两个乳头在他的刺激下越来越硬，本

来硕大的乳房越发尖挺起来。

吻了一会，武松的嘴巴弃了乳头，顺着平坦光滑的腹部向下吻去，金莲却弃了武松的老二，伸手去解自已的裤

带，然后挺起臀部，把裤子往下拉，武松抬起头来，拉着她的裤子用力一带，金莲配合地伸腿，裤子脱光。

随后武松急急解了自已的裤子，挺着硬硬的老二向金莲伏身压下来，金莲早把双腿分得开开的，迎着他的老二

凑上来，两下沾住，略一研磨，对准洞口，用力一插，淫根骚洞合二为一，两人你来我往，尽情耍弄起来。

金莲自到梁山泊以来，与武松两人是郎情妄意，一个美艳风骚，一个年轻雄壮，天天做爱欢好，淫乐无度。像

这样青天白日做爱早是家常便饭。

只见武松提着金莲架在双肩上，下身大力抽送，一下重一下地撞击，拍打得她的大腿屁股啪啪作响，金莲双手

向后撑着床头拦杆，身子熟练地前后上下挺动，迎着武松的抽插，口中浪叫不已。

抽插了几十下，金莲的洞中淫水开始氾滥，一点点往外流。

「好骚，水就流出来了。」武松把她的双腿放下，伏下身子，一手撑着床铺一手去搓她的丰乳。

金莲立即把双腿圈起来紧紧勾着武松的屁股，每当武松向下插时她就双腿用力往里带，把整根老二都压进了骚

洞中，长大的老二一插到底，触着里面的阴蒂，激起阵阵销魂的快感，忍不住发出尖声浪叫。

武松被金莲的浪样刺激得兴奋不已，抱着她性感的肉体越干越起劲，变着花样抵死大干，直弄了半个进辰才双

双了。

＊＊＊＊＊＊＊＊＊＊＊＊＊＊＊＊＊＊＊＊＊＊＊＊＊＊＊＊＊＊＊＊＊＊＊又是一个清晨，武松早早就起

来去带兵操练了，他现在一般上午练兵，下午回家，所以金莲早上和上午只好一个人呆着。

她起来练了一会刀法，感觉饿了，草草吃了点东西，开始洗衣服，现在她坚持每天洗一次衣服，武松这种武夫，

以前没女人时是半个月难洗一次衣服，整天拉拉搭搭，脏乱无比，不过大家都一样，所以没什么感觉。

金莲来了后衣服每天一换，整天穿着乾净整洁，在兄弟们中显得有点另类了，觉得不好，要金莲不要天天洗了，

但金莲不肯，说家里有个女人，如果整天穿着脏衣服，别人会说女人懒，再说我也喜欢你穿得整洁些。

武松见她坚持，只好由她了。

洗完衣服后，潘金莲一个人呆着没事，就想到隔壁王矮虎家找扈三娘聊天，王矮虎与武松是死兄弟，两人住在

一块。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关着，推门推不开，喊了几声不见应，看来扈三娘不在了。

金莲有点失望，但又不想回家一个人呆着，于是顺着小路，往屋后山上走去。

四月的梁山正是山花漫烂的季节，路边、山上到处紫嫣红，金莲一路走着，看到好看的花就摘下来，不一会儿

已摘了一大把，想着回去插在花盆里，放在堂屋中，别有情致。

「哼哼！」

寂静的树林中突然传来若有若无的喘息声，落在潘金莲这种久经人事的女人耳中，一听就知道是男女做爱的声

音。

「什么人大白天跑到树林中来做这种事？」潘金莲想走开，但强烈的好奇声却使她不想挪步。

在梁山泊，女人屈指可数，要碰到这种事很难，到底是谁在做呢？犹豫之间，她已顺着声音悄悄掩映了过去。

当她转过一道弯，进入她眼簾的是一幅淫乱美艳的画面：美艳高挑的扈三娘赤身裸体地躺在草地上，同样赤裸

的梁山泊大头领宋江爬在她身上，身体快速上下起落，正在狠干。扈三娘俏脸含春，美乳晃荡，雪腿高举，一边浪

叫一边挺胸耸阴，全力迎凑。

「扈妹子竟和宋大哥搭上了！」潘金莲看得心直跳，宋江在梁山泊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潘金莲在觉得刺激

的同时也感到一丝害怕。

「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金莲禁不住屏住呼吸，躲在草丛中继续欣赏火爆的春宫大战。

这边宋江与扈三娘全然不觉有人在偷看，尽情交欢着。

宋江大抽大送了几十下后，扈三娘突然一翻身，把宋江压在身下，跨坐到他身上，把玉腿一分，扶着宋江的肉

棒对准自己的阴户口：「嗯！」一声便直坐下去：「噗滋！」肉棒毫无阻挡的全根没入。

扈三娘只觉得阴道口有轻微的刺痛，但随即肉棒抵顶花心的舒畅、充实立刻布满全身，由不得一阵寒颤。

扈三娘身体遂稍向前伏，双手分开在宋江的两侧撑着，慢慢的抬起臀部、再慢慢的坐下来，让肉棒在阴道里进

进出出。

宋江看着扈三娘上下在摇动着，胸前的乳房也前后摆动着，只稍撑着头，便可以看见两人下体交合处的情况，

觉得真是既舒服、又养眼，不由得慾火高涨，急急挺动着腰，配合着扈三娘的动作，而扈三娘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快了。

扈三娘摆动的乳房，随着动作也有一下没一下的，擦拂着宋江的胸口，每当扈三娘的乳房从胸前划过时，宋江

都会不由一抖，也同时闷哼一声，刺激无比。

扈三娘的阴唇，随着肉棒不断的吞吐着翻动着，淫水随着肉棒的进出不停地流出，他们二人的大腿根到处布满

淫水，阴毛全部沾得湿淋淋的。

突然，扈三娘喘气连连，把身体挺直，甩动披散的发丝，把头往后仰着，口里急促地浪叫起来，宋江知道她高

潮要来了，急忙双手捧住她的腰部快速上下举动，一阵狂动，随即感到穴中的肉棒被一股股的热潮淹没，热烫得浑

身一麻，双腿挺得笔直、肉棒乱抖，一股热精猛然冲出，从马眼中直射入扈三娘的穴心深处。

「嗯！」一声充满幸福、满意的娇哼，扈三娘又软瘫在宋江的身上，良久一动不动宋扈两人互相搂着躺在草地

上，你亲我吻，摸乳抚臀，低笑着说着淫言秽语，不一会儿又缠绵起来，变换着花样弄着，看得潘金莲这个经久淫

场的女人也叹为观止，直弄到太阳快到正中了才散开各自回去。

看着宋、扈两人去远了，潘金莲才从草丛中爬起来，腿酸酸的，但大腿根处却湿成了一片，心中暗叫：都是两

人惹的祸。

回到家时已是中午了，赶紧做饭烧菜，刚弄好武松就回来了。

「这么香，好吃。」武松一进来，手就从碗中抓了一把菜往口中一扔，边吃边赞。

「又没洗手就拿东西吃，看我不打断你的手。」潘金莲佯怒着冲过来，扑在武松怀中，拉住他的手就轻轻打了

几下。

「打得好痛，好痛。」武松装作痛苦状，眼睛却向她调皮地闪着。

一把搂住她的娇躯，手不安分地在她胸前摸起来。

「哼哼。」潘金莲双手反搂住武松的脖子，身子在他怀中扭动起来，下身直往他的裤裆处摩来擦去。

看了一上午春宫的她早是春潮泛动，一被武松一摸，慾火顿上身头。

「你想啦。」武松把手从上衫开口处伸进去，握住了高耸的乳房，从上面轻捏起来。

「你想不想？」潘金莲把手伸到武松的下部，隔着裤子抓住了他的老二，快速搓动，老二很快就长大变粗，把

裤子撑起好大一片。

「不吃饭了，先吃你。」武松利索地解开潘金莲的裤扣，往下一拉，裤子滑到地上，露出两条雪白嫩腿，潘金

莲双手轻解罗衫，把上衣脱去，全身顿时赤裸，随后搂住武松的脖子，红唇在武松的脸上雨点般落下，裸体紧紧地

往他身上靠，尖挺的乳房顶在武松胸前，激起阵阵酥痒。

武松解下裤子，一手搂着她的纤腰，一手抬起她的左腿，下身抵近她的双股间，粗长的老二直往熟悉的芳草地

插去，一碰到湿湿的阴道，用力一挺，老二立时进入，阴道壁一下把老二包得紧紧的，犹如进入一个软软暖暖的天

地，爽快无比，立即大抽大送起来。

「好爽。」潘金莲早已痒痒的骚洞一受到火烫的老二插入，阵阵快感激起，下身忍不住扭动起来，迎着武松的

抽插，不停地挺动。

「今天怎么这么骚？」武松笑着把潘金莲抱坐在椅子上，让她面着他跨坐在他大腿上，双手捧着她的双股，上

下举着套弄。

「人家想嘛。」潘金莲把双手撑着武松的双肩，身子快速起落起来，随着她的每一下起落，老二大进大出，每

下都直插阴道深处，爽快无比，胸前两个丰满的乳房不停起上下跳动，乳波阵阵。

「怎么这么想？」武松双手弃了她的屁股，捧住两个丰乳，嘴巴不时凑过去，在乳头上吻着。

「不告诉你。你也动动嘛。」潘金莲越动越快，快速套了百余下，就伏在武松的肩上喘气不已。

「看我的。」武松将潘金莲压在桌子上，提着她的双腿，立在桌边大干起来，老二顶着阴道，深插大抽，击打

着潘金莲的屁股啪啪作响，直干得她全身抖动，浪叫不已，足足干了近千下才一如注。

「来，喝鸡汤补身子。」潘金莲坐在武松的大腿上，拿着汤匙往他口里喂。

「这才像个好老婆。」武松一口喝尽，双手在她丰腴的大腿上爱抚着。

「好老公，你好乖哟。」

潘金莲笑靥如花，轻轻喝了一口汤，含着往武松口送来，武松张口接住，两个嘴对准，汤从潘金莲口中流入武

松的口中，武松一口喝下，又赞了一句：「真好喝，还要。」

「你真馋。」潘金莲娇俏地用手指指了指他的额头，含情脉脉地又喝了一口汤，正要往他口里送，忽然响起了

急促的敲门声。

「什么人？这么急。」武松把潘金莲抱放在椅子上，起身出去开门，却是宋江的中军传令官。

「武头领，宋总头领叫你与武嫂子赶快去忠义堂。」

「叫我也去？」潘金莲大觉意外。

「是的，宋总头领特别吩咐，务必要叫嫂子一起去。」潘金莲进梁山泊以来，一直住在武松的兵营里，其他地

方很少去，知道忠义堂是梁山泊商议军机大事的要地，等闲人禁止入内，没想到自已会被叫去，会是什么事呢，不

会是早上的事被宋江知道了吧，应该不会呀！

就在潘金莲忐忑不安之际，忠义堂到了，一进去只见宋江、卢俊义、吴用等到三人坐在上面，下边两边分别坐

着林冲、燕青、王矮虎、花荣。

大家一见他们进来，都站起来，宋江笑哈哈地说：「武家嫂子来了，忠义堂篷筚生辉呀。」

「宋大哥好，各位哥哥好，这忠义堂真威武呀，看得我眼都要花了，心直跳呢！」潘金莲说着作了个揖。

「哈哈，武家嫂子不要客气，我听人讲嫂子在家把我这二弟服侍得舒舒服服，好贤惠呀。」宋江笑着亲自给她

搬椅子，慌得武松连说：「大哥，我来，我来。」

待两人坐定，宋江才说：「武家嫂子，这忠义堂是我们梁山泊商议军机大事的所在，之所以请你进来，是因为

有件事要你帮忙，不知嫂子是否有意见？」

潘金莲略屈了屈身说：「金莲来到梁山泊就是梁山泊的人了，有什么事大哥尽管吩咐，金莲一定照办。」

「武家嫂子这么通情达理，那我先代表梁山泊的兄弟先谢谢你了，吴军师，你说吧。」吴用刚才一直在偷瞧潘

金莲，心中暗道：「这娘们真是美呀，只便宜武松这粗人了。」听到宋江叫他，急忙把眼光收了回来，欠了欠身，

才说出一件惊天大事来。

「各位兄弟，你们可知五十年前，谁的武功天下第一？」

「欧阳春啊，打遍天下无敌手。」林冲不加思索说了出来。

「对，对，欧阳春。」其他人纷纷咐和。

「对，是欧阳春，想当年欧阳大侠任凭借一身绝世武功，在辽国大举入侵我朝，势入破竹，直逼东京之际，全

靠欧阳春孤身闯辽营，于万军之中取辽军统师耶律楚齐的首级，放火烧了辽军粮草，终于迫辽军退军。我军乘胜追

击，反败为胜。欧阳大侠可是凭一身盖世武功造福万民呀。」

「是啊，要是我们梁山泊也出一个欧阳春那样的高手，梁山何愁不能兴旺，成就伟业，救民于水火之中呢。」

宋江接口说道。

「可武功是从小学的，虽我们梁山泊个个是英雄好汉，武功非凡，但要达到欧阳大侠的境界，现在是没办法了。」

林冲说道。

「林兄弟，你可知欧阳大侠是盖世武功是从何而来吗？」吴用笑道。

「练的嘛，难道天生的？」林冲笑道。

「来自意外机遇。」吴用一字一顿地说。

「从何谈起？」大家疑惑不解。

「五十年前，欧阳春不过是个年约二十岁的一般武林人物，当时天下流传一个让每个武林人士都动心的消息，

在河南伏牛山玉峰沟有一无底水洞玉峰洞，洞中有几个吸取千年灵气的天蟾，这天蟾很怪，长着八条腿，每五十年

产一次子，每次产子后母天蟾要出洞外在山沟中待上三个月去其浊气，如在其间谁能抓到这只天蟾，吸其鲜血，则

增添无穷功力，纵是凡夫也顷刻变成绝世高手。当时天下武林人士齐聚玉峰沟，三个月后却没人出来，家人齐去寻

找发现了具具尸体，而据极少数人透露，欧阳春是从沟中出来的唯一人员，而出来后就从一武功平平的庸手变成盖

世高手，纵横江湖三十年无敌手，直到二十年前突然失踪。」

「哦！」大家听得入了迷，深深为欧阳春的奇遇而羨慕不已，花荣第一个反应过来，笑着说：「是不是现在天

蟾又要出现了。」

「花弟真聪明，据我们得到可靠消息，今年五月天蟾又要在玉峰沟出现，这是我们梁山泊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那我们赶紧去啊，所有兄弟都去，看谁有那运气。」王矮虎急道。

「但玉峰沟是险像环生呀，五十年前天下高手尽丧其中，你以为是个好去处。」宋江顿了王矮虎一眼。

王矮虎一想也是，连忙说：「是，是，那我还是不去了，万一出了事，我那娘子怎么办。」听了这话，大家都

笑了起来，只有宋江和潘金莲没笑，潘金莲望了宋江一眼，心说：你娘子有宋江呢！

「各位兄弟，现在经过各方打听，我们对五十年前的事可谓一明一暗，明的是欧阳春当时是带了一个小师妹去

的，后来两人一起回来，据极机密的消息，吃了天蟾血后要在一个时辰内与人交合，才能把天蟾血带来的巨大功力

化为已有，不然会被天蟾血的强大功力胀破身体。当时去玉蜂沟的人大家都没带女的去，这应是欧阳春独得天蟾血

的原因，但有一暗的是那么多武林高手同时毙命玉峰沟，但天蟾只有一个，欧阳春吃了，别人就吃不到了，难道是

欧阳春吃了后将他们尽数杀死还是其他原因，因为欧阳春当时即使武功大增，但从后来的表现看，他也不可能在那

么短时间内将数千高手悉数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数千高手悉数杀光？」大家听了不禁毛骨悚然。

「所以这次去玉峰沟既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极大危险，这个消息我们只告诉在座各位，梁山泊在这个机遇面前

肯定要去，但也不能倾尽主力去，一旦出事可是全军覆灭啊。」宋江语重心长地说。

「宋大哥，你安排吧，要去要留，听从大哥安排。」燕青站了起来。

「我还是不去了，你们去吧。」王矮虎赶紧打退堂鼓。

「叫你们来了就是要叫你们去。」

吴用说道：「宋大哥、卢二哥和我三人商量了，这次去玉峰沟以武松为主，因为刚才说的原因，所以武家嫂子

也要跟去，你们四位主要是保护武松和武家嫂子。」

武松听了这故事后就知道要自已去了，只是拖累潘金莲去涉险，心中有点不甘，站起来说：「武松生是梁山人

死是梁山鬼，大哥发令，一定遵从，只是金莲她一个弱女子，并无武功，只怕…只怕…」

「别说了，你如有什么意外，我还能活吗，宋大哥，金莲一个弱女子，虽无大志，但也知忠义，我跟武松去。」

潘金莲站起来，向宋江深深鞠了一躬。

宋江急急把金莲扶起，说道：「武家嫂子深明大义，实是妇人楷模，我先替梁山各位兄弟谢谢你了。各位，就

这样吧，谁不想去现在提出来，我也不勉强，矮虎，你怎么样？」

「我拼了，武松两口子都去了，我也不是懦夫，去，去，我跟武松可是磕头说过要同时死的，我不去谁去。」

王矮虎本有点怯意，一见金莲一个女子都这样了，自已再不去可丢脸丢大了。

「但听大哥吩咐，决死不怕。」林冲、燕青、花荣三人都站了起来。

「好，好，我代表梁山全体兄弟谢谢各位，事情紧急，大家现在就动身，我对兄弟们讲你们去东京办事了，一

路上以武松两口子为重，具体事情由林冲拿总，来，我敬大家一杯，祝一路顺风，大功告成。」宋江端起了一碗酒。

10、重逢从梁山往伏牛山大约一千里的路程，为赶在五月前到达，武松一行六人一路晓行夜宿，快马加鞭，仅

用了十天左右就进入河南南阳境内，距伏牛山不到二天路程了。

「我说林总管，今天就不要这么赶了，找个地方早点歇了吧。」扮成夥计的王矮虎对扮成管帐先生的林冲嚷嚷。

梁山泊的人都是朝廷缉拿的要犯，所以一上路就改了称呼，武松扮成少东家，人称伍老板，潘金莲当然是老板

娘，取个田姓，而林冲扮成管帐，王矮虎、燕青、花荣扮成夥计，分取王二、燕三、花四，为的是叫得方便，大家

都是老江湖，真是扮什么像什么，一路上顺顺利利就过来了。

「如要赶路，现在太阳还没下山，走快点可到大田镇再落栈，那要天黑后才能到，如不赶就在前面沙田镇住下

了。你看呢，老板。」林冲问武松。

「这几天赶得急，现在快到了就早点休息吧，在前面歇下吧。」武松心里感觉好像大家都是陪自已去的，有点

欠情的感觉。

「好，好，还是老板体贴下情。」王矮虎大叫起来。

「你高兴什么，老板是疼老板娘，我们不过沾点光吧了。」赶车的燕青笑着说。

「说真的，我是累得不行，从没赶这么远的路。」潘金莲的脸色明显憔悴了许多，整个身子靠在马车背垫上，

软踏踏的，像随时都要倒下来。

「那就在前面住下吧，把老板娘身子累坏了我可担当不起。」林冲笑着说。

不一会儿就进了沙田镇，镇上只有一家客栈，一进去，发现里面人来人往，许多人身上带着刀剑，多是武松人

物模样，而每群人里面都有风姿各异的女人相伴左右。

「老板，你们是吃饭还是住店？」跑堂的满脸堆笑走过来。

「住店，给我们准备三间上好的客房。」林冲掏了一把铜钱赏了跑堂的。

「好好，你们来得真是时候，再晚点怕就没房间了，东边院里刚好还有三间客房，请吧。」夥计得了赏钱脸上

的笑意完全成了巴结了。

「你们这里生意这么好？」武松边走边问。

「往日生意一般，一天也就三五个客人来住宿，但这几天客人一下多起来，基本上都客满，都是带东西的，听

他们讲要去玉峰沟，也不知去干什么？客官你们要去哪里？」夥计说。

「我们去湖北，去进点货。」武松边说边打量客栈。

「看你们也不像那些武林人士。客官，这边请，怎么样，房子还满意吧。」夥计把武松一行引进一个院子，一

排六间客房，院子中间是几棵参天大树，树下摆了几个石桌石凳，夏天在院里乘凉是最好的了。

「好吧，你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菜，有什么好的尽管上，另外打五斤好酒，等下我们就去吃。」林冲吩咐夥计。

为了赶路，他们一路上控制喝酒，每餐五斤，对他们这几个海量的人只是润润喉罢了。

「好，好，我就去准备。」夥计乐癫癫地去了。

「看来许多人都知道天蟾这件事了，大家都往那赶呢。」林冲沉声道。

「宋大哥还要我们保密呢，大家都知道了有什么密可保。」王矮虎大大咧咧地说道。

「我们以后还是要低调点，明处总没暗处好。」武松制住了王矮虎。

「武兄弟一当头儿，考虑问题比我们周到多了，我说呀，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注意路上这些武林人物，他

们是我们的对手，说不定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打我们的主意呢。」花荣说。

「是啊，天蟾只能一家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现在我们不但是要保密，也要注意安全呢。」燕青接口说。

「得，你们一个比一个历害，我成傻瓜了。」王矮虎做了个鬼脸。

＊＊＊＊＊＊＊＊＊＊＊＊＊＊＊＊＊＊＊＊＊＊＊＊＊＊＊＊＊＊＊＊＊＊＊一宿无话，第二天一早，一行

人结了帐就出了客栈，金莲正要上马车，突然听到一声惊叫：「五娘，五娘。」回头一看，不禁呆住了：她在西门

庆家时的丫环春梅急急从客栈里跑了出来。

「春梅，你怎么在这里？」金莲跳下车，与春梅抱在一起。

「我与我夫君一起去办事，你这去哪里，听说你与武松走了，他人呢？」春梅因以前金莲对她不错，一见她兴

奋得脸都红了。

「他在那边呢，你什么时候嫁人了，你夫君你，另外你别叫武松，怕别人听见。」金莲爱怜地看着春梅，半年

没见，春梅变得更白了，稍胖了些，言语神态较之以往少了一份慊卑，多了一份从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美妇人的

气息。

「来，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夫君张文军，这是金莲姐，以前对我最好了。」春梅把身后一个男子拉到跟

前，这张文军看上去已四十多岁了，但身高体壮，一望就知是个练家子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个个年轻力壮，不

知是做什么的。

「姐姐金安，春梅常提起你呢，你夫君呢？」张文军礼貌地向金莲作了个揖，眼睛却瞟向了武松等五人。

金莲把武松叫了过来介绍给了张文军，张文军一听武松是个做药材生意的，笑了笑说：「伍兄弟做生意真行啊，

竟从山东做到河南来了。」

几个人闲喧了一阵，才知都是要往玉峰沟方向去，于是一齐上路，依武松的意思是要就分手，可春梅却一定要

与金莲坐一辆车，只好一起上路了。

又走了一日，眼看明天再走半天就可到玉峰沟了，一行人就在一路边店里住下来，吃过晚饭后聊了一会，众人

各自进房休息。

王矮虎与燕青睡一个房间，那燕青一倒在床上就打起了呼噜，王矮虎却翻来覆去睡不觉，离家久了，以前是每

晚都要与扈三娘交欢，现在这么久没尝女人味，一躺到床上慾火就一阵一阵往上窜，哪里睡得下，尤其是今天碰到

春梅，看到她那美艳曼妙的身材，一时浮想翩翩，听说她是潘金莲以前的丫环，肯定与西门庆睡过，不知怎么与这

张文军搭上了，这张文军一看也不是个无能之辈，讲话滑得很，身边带着十几个人，个个精神抖擞，来头不少，不

会也是为了天蟾来的吧，武松他们自以为聪明，却没对他起疑心，嗯，这次得我王矮虎来发现了。

王矮越想越觉这张文军来历不明，心想何不现在去偷偷探听一下，有什么动静。于是悄悄起了床，运起轻功，

往张文军的房间走去，老远发现房间还亮着灯，不会是在商量什么事吧？王矮虎蹑手蹑脚掩到他的窗前，却听到房

内传来一阵阵男女交欢的声间。这两人干得这么凶，也不怕别人听到。

王矮虎将耳朵贴近窗纸边，里面的淫声秽语清晰入耳。

「嗯，嗯，官人干得好，好，嗯………」

王矮虎听着春梅的叫床声，只觉娇艳无比，骚浪之至，这是与扈三娘作爱以来从没听到的，老二顿时一下暴涨，

忍不住手指粘了点口水，轻轻刺破窗纸，眼睛凑近，往里瞧去，只见床前点着两盏明晃晃的灯，张文军与春梅两人

赤裸裸的缠绵在一起，极尽男女交欢之能事：白天见到春梅，王矮虎已为她的美艳所倾倒，现在见了一丝不挂的她，

更是觉得美艳不可方物，全身血脉贲张，已是气都喘不过来。

此时只见春梅与张文军搂坐在一起，春梅双手抱着张文军的脖子，双腿叉开坐在他的上面，身体不停地上下跳

跃着，随着她的跃动，张文军的老二在她阴道中进进出出，胸前两个丰乳像两只小白兔似的跃动不已，她每动一下

头就要甩一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一头长长的秀发在雪白的胸前背后抛撒着，如梦如幻，再加上她那一声高过

一声的浪叫声，真是骚浪至极。

那张文军双手紧紧地抱着春梅白嫩的双股，用力举着她上下动作，手指深深地陷进了白嫩的肉中，每当春梅往

上动时他的双股也就往上挺动，使老二紧紧接着她的阴道，两人显然是弄惯的老手，一来一往，配合得天衣无缝，

疯狂大干。

直看得王矮虎眼干舌躁，忍不住掏出老二在外面手淫起来。

春梅疯狂套弄了一阵，突然大叫一声伏在张文军身上不动了，口里直喘粗气，那张文军笑道说：「就了，这么

快。」

春梅也不答话，抱着他的脸就是一阵急吻，两人吻了一阵，张文军把春梅的身体放倒，自已挺身，提起她的双

腿，压上去插了起来，随着啪啪的撞击声，春梅又开始哼叫起来。

躺下来的春梅全身在灯光下看得更清了，只见她瓜子脸，杏仁眼，眉毛细而弯，尖鼻细唇，胸前双峰异常高耸，

平躺下后仍在胸前堆起两个尖峰，腰部不细，胸至腹部间看不到肋骨，但却一点也不显胖，只觉异常光滑，大腿丰

腴修长，压在上面显然异常肉感舒服，那张文军压上去提着她的双腿快速插了一阵后，双手弃了双腿，整个身体压

在了春梅的身上，一手抚着她的屁股一手摸着她的丰乳，嘴却凑到她的脸前索吻，春梅立即轻启朱唇，舌头伸出被

张文军一口吞了进去，此嘴唇立即缠在了一起，同时春梅的双腿从后面圈在了他的腰部，时收时放，推着他的下身

不停前后挺动，两人似乎想干久点，时吻时动，你摸我抚，喃呢调笑，春意瀰漫。【完】